第二国际、第三国际
和维也纳联合会
柏林会议记录

(供内部参考)
第二国际、第三国际
和維也納聯合會

1922 年 4 月 2 日起在柏林国会大厦举行的
三个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正式记录

北京编译社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THE SECOND AND THIRD INTERNATIONALS
AND THE VIENNA UNION—Official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between the Executives held at the
Reichstag, Berlin, on the 2nd April, 1922, and
following days

The Labour Publishing Company, Ltd.
London, 1922

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維也納联合会
柏林会議记录
北京编译社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門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 \frac{1}{32} \times 2 \frac{3}{4} \cdot 字数64,000
1966年5月第1版
196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制
统一书号3002·148 定价（七）0.38元
印数0.001—6,700
出版者說明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至五月，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維也納
联合会）和第三国际在柏林举行了一次代表会议，討論召开“統一
的、共同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問題。本书是这次为期四天的会议
的全部记录。

会议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第二国际已經背叛馬克
思主义、背叛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國主义的共同事业，墮落成为維
护本国垄断資本利益的社會沙文主义者，是分裂国际无产阶级的
罪魁祸首。但是它在一部分工人群众中还有一些建藥作用，它利
用工人群众要求一致行动反对国际资本的正当要求，通过第二半
国际建議三个国际一同开会，討論召开“共同行动”的国际工人代
表大会的問題，妄图通过这种“共同行动”来掩饰自己的背叛，混淆
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列宁为了利用会议的讲坛，争取
工人群众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来，为了揭露第二国际修正主
义者，推翻第二国际的领导，同意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第二国际的代表王德威尔得、麦克唐納等人，对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以及苏维埃国家进行恶毒的攻击，挑衅性地提
出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反革命的“先决条件”。第二半国际的
代表阿德勒、鲍威尔等则叫嚷什么“要莫斯科用行为表明你們願意
把階級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而且提出苏維埃政府对社会革命
党人反革命案件的审判“必須在社会主义国际监督之下进行”。意
大利社会党的塞拉蒂鼓吹要尽一切可能帮助和促 使 布 尔 什 維 克
“走上我們的道路”。

1
对于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工贼们的反革命叫嚣，第三国际的主要代表布哈林和拉狄克没有给予坚决的反击，违背了列宁的指示，采取了妥协的政策。他们虽然在口头上反对第二国际提出的先决条件，实际上却作了无原则的让步，同意苏维埃政权对四十七名社会革命党人的案件不使用死刑并准许三个国际代表出席旁听等等。当时，列宁写了《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一文，对布哈林等人的错误，作了严正的批评。列宁写道：“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扮演了要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作政治让步的角色，但坚决不让甚至也不想让国际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作任何政治让步。”“我们坚决反对这个教训中得出必要的结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需要统一战线，……希望通过统一战线的策略使工人相信改良主义策略是正确的，而革命策略是不正确的。我们需要统一战线，因为我们希望工人的看法正好与此相反。”（《列宁全集》第33卷第293、296页）

柏林会议过去已经四十多年了，它并没有起过什么积极的作用。近年来苏共新领导却借此大做文章，利用列宁有关这次会议的所谓“新文献”，采取断章取义、任意歪曲的手法，竭力为他们大
肆鼓吹的所谓“联合行动”寻找理论根据。

现在把这次会议的记录翻译出版，作为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参考资料。

本书是根据英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二二年英文版译出的，另外参照维也纳人民书店一九二二年德文版作了一些补充。部分发言采用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一九六四年版）一书中的译文并作出了个别修订。
目录

第一天：
弗列德里希·阿德勒的开幕词........................................ 1
第三国际的宣言（克拉拉·蔡特金宣读）.......................... 8
艾米尔·王德维尔得的发言........................................... 14
维也纳联合会宣言（保尔·福尔宣读）............................ 22
卡尔·拉狄克的发言.................................................. 24

第二天：
腊姆齐·麦克唐纳的发言............................................ 32
塞拉蒂的发言.......................................................... 41
奥托·鲍威尔的发言.................................................. 49
卡尔·拉狄克的发言.................................................. 57

第三天：
九人委员会的报告（弗列德里希·阿德勒）........................ 69
联合宣言.............................................................. 73
附件一：第三国际的声明............................................. 76
附件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声明（维尔斯提出）.................... 78
附件三：策烈铁里代表格鲁吉亚社会党发表的声明................. 81
附件四：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声明..................................... 82
国际会议

三个国际组织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

第一 天

星期日，1922 年 4 月 2 日，上午 11 点 45 分，
于柏林国会大厦第 25 室举行

主席：弗列德里希·阿德勒(奥地利)

弗列德里希·阿德勒的开幕词

阿德勒于 11 点 45 分宣布会议开始，发言如下：
同志們，現在会议开始。

在我们正式开会以前，有一两个具体的技术问题先要解决。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①经过昨天和今天的会商，已经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它们一致同意，三个执行委员会各派十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参加会议。此外，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委员都可作为列

① 每个执行委员会派代表三人组成九人委员会；第二国际代表是麦克唐纳、王德、威尔第和沃尔德；第三国际代表是拉狄克、弗洛萨尔和赫特金；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第二国际）代表是阿德勒、布拉克和克里斯平。由阿德勒担任主席。——据维也纳“人民书店”1922年德文版注
席代表。

经过磋商，还决定允许报界人士列席这次会议。

我还要宣布，已经决定不允许可执行委员会之一的任何政党参加和会，只有意大利党是例外，这是由于实际考虑到许多方面已经建议拟议中的国际代表会议在意大利召开。因此，意大利党有权派一名可以参加辩论的代表，以及两名同三个执行委员会其他委员一样的列席代表。

我还要请大家，已经就主席人选作出安排，三个执行委员会将各自指定一位同志担任和会主席。第二国际指定托姆·肖同志，第三国际指定克拉拉·蔡特金同志，国际工人联合会指定我本人。因此，这三位同志将轮流主持和会。

代表名单

出席和会的代表有：
第二国际：
正式代表：卡米尔·胡斯曼、艾米尔·王德威尔得（比利时）；斯陶宁格（丹麦）；奥托·维尔斯（德国）；哈里·果斯林、腊姆齐·麦克唐纳、托姆·肖（英国）；策列铁里（格鲁吉亚）；W·N·弗里根（荷兰）；古斯塔夫·麦列尔（瑞典）。

列席代表：昂利·得·曼（比利时）；阿道夫·布劳恩、卢特肯斯博士、维克托·谢夫（德国）；E·比万、玛格丽特·考克斯、威廉·吉利斯（英国）。

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

(1) 拉狄克对报界人士参加会聚的方式表示异议。——据德文版注
(2) 即第二国际提出要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以下的文件和发言中都称为“代表会议”或“共同的代表会议”，但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言中，有几处用“国际工人代表大会”（Congress），其余的地方仍用代表会议。总之，指的都是一回事。现在一律按照原文直译。——译者注
正式代表：阿尔都尔·克里斯平（德国）； R·C·沃尔舍德（英国）； 保尔·福尔、让·龙格（法国）； 布鲁諾·卡尔宁（立陶宛）； 弗列德里希·阿德勒、奥托·鲍威尔（奥地利）； 尤利乌斯·马尔托夫（俄国）； 罗伯特·格里姆（瑞士）； 卡尔·切尔马克（捷克斯洛伐克）。

列席代表：威廉·迪特曼（德国）； 亚历山大·布拉克、孔佩尔—莫勒尔（法国）； B·洛克、S·卡普兰斯基（巴勒斯坦社会主义工党）； R·阿布拉莫维奇、亚历山大·什勒德尔（俄国）。

第三国际:

正式代表：克拉拉·蔡特金（德国）； L·O·弗罗萨尔、罗斯梅（法国）； 波尔的加（意大利）； 片山潜（日本）； 斯托扬諾維奇（南斯拉夫）； 瓦尔斯基（波兰）； N·布哈林、卡尔·拉狄克（俄国）； 博休米尔—什麦拉里（捷克斯洛伐克）。

列席代表：布扬諾維奇、伏約維奇（南斯拉夫）。

意大利社会党：

可以参加辩论的代表：塞拉蒂。

列席代表：阿达尔奇·巴拉托諾；多米尼科·菲奥里托。

同志們！今天举行的会议是一次实验，目的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谋求达成协议；这里没有人会对这个范围能够有多大抱有任何幻想。我們举行这次会议，是因为我們相信有可能进行这种实验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次实验是否能够成功，经验将告诉我们。但是，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在不久以前似乎还是不可能的，而现在竟然召开了，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是某种程度上的成功。至于最后的结局，那只能看这次会议的结果如何了。
分歧

我們社會黨國際工人联合会所以发起这次实验，是因为我們认识到，鉴于世界无产阶级当前的处境，不管可能存在着多少分歧，都绝对有必要设法把它的力量团结起来，以实现某些具体的目的和采取某些具体的行动。我們不抱幻想，我們知道，参加会议的三方都有相当多的保留意見，将将在会上提出它们。而且我可以在这篇开幕词中說，我們这一方虽然是这次会议的发起者，也将通过我們的代表保尔·福尔发表一篇简短的宣言，闡明我們对会议的看法，我們认为存在着的困难和我們有哪此保留。每一方都将对这些問題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們从一开始就知道，要在某些具体行动上求得团结，是不能通过抹杀我們之间存在的分歧来实现的，也不能从表面上的团结一致中产生，而只能是明确地承认世界无产阶级內部目前存在着种种无法回避的分歧。然而，尽管有这些分歧，还是可以作出努力，导致在一定的范围内采取共同行动。

不是合并

我希望立即說明一点，这是我們所有注视事态发展进程的人都会理解的。这就是：企图实现参加这次会议的三个国际組織的任何合并，或者使我們自己以任何方式关注这类組織問題，都不是我們目前任务的一部分。我們不知道这在比较遥远的将来是否有可能实现。我們坚信全部明白，由于无产阶级內部目前存在的困难，建立一个共同組織是不可能的。不过，采取某种共同行动或許是可能做到的，而这也正是这次会议的目的。

我們也明白，与此间相聚的三个組織（它們充分認識困难情况）会晤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统一組織，而是考虑采取行动是否
可能。

需要联合行动

我认为，我們这里所有的人都觉得，对于无产阶级，采取共同行动的需要，现在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不論我們之間的分歧可能多么巨大，不論我們平时可能怎样强烈地感觉到这些分歧，并且被迫反对这一派或那一派的同志，我們仍然知道，凌駕于所有这一切分歧之上以及比任何琐碎的分歧更加重要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目前正处于令人难以置信的悲惨境地。目前，一方面通货贬值和经济匮乏，另一方面是某些通货紧缩的国家失业现象加剧，结果使世界无产阶级陷入了可怕的贫困处境。因此，世界无产阶级的这种迫切需要就使得他們在关心理論问题的同时，也强烈地希望在目前的任务方面采取联合行动。

热那亚会议

我认为我可以說，使得我們聚集在一起和决定会议在今天举行的主要原因是，資本帝国主义的国际正准备在热那亚开会。对于热那亚会议可能取得什么结果，我們抱很大怀疑。在那里，他們打算一方面把新的沉重负担强加在各国无产阶级身上，另一方面发出新的战争威胁。

为了抵制这个热那亚会议及其所包含的危险，我們全都說过，三个执行委员会全都同样強調过，面临着資本的这股反动潮流，必須作出尝试，看看是否有可能建立起一个代表不同傾向的各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阵線，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

共同行动

所以，我們从一开始就必須明确这样一点：我們不打算建立共
同志們，我們所謀求的是共同行動。可是，采取共同行動只有在某些條件下才有可能做到。我們今天在这里开会的目的，就是要研究采取共同行動的条件。高喊我們要共同行動是不費氣力的。但是，共同行動意味着要共同的口号，要就在适当时机采取行动以及用什么方法去行动的问题达成协议。不論要求共同行动的呼吁多么动听，它只有在我們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以后才有可能实现。同志們，我們這些经历过共同斗争的人都非常明白，像无产阶级这样一支大军，如果引导他們走向共同行动的是一些甚至不願意彼此讨论这种行动的人，那么，他們今天的处境便要坏得无以复加了。这次会议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为共同行动創造必要条件的机会。

改良主义和革命

同志們，我們这些发起这次会议的人完全知道，聚集在这里的代表們彼此之間是存在一些分歧的。人們能够多少是挑衅性地和多少是心中有数地表达出这些分歧。今天，当我们开始进行討論的时候，我願意这样来说它們，也就是說，在改良主义与革命之間的巨大的斗争中，主要的问题是，我們究竟應該把重点放在今天的斗争上呢，还是應該放在明天的斗争上？在好心的人們当中，有的人把注意力放在今天，有的人专注地瞭望着将来。分歧就在于这两派人对历史前景有不同的看法。他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明天”将在什么时候到来呢？在我們大家共同的那首战歌里，我們唱着：

“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納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个“明天”何时到来，这个进行最后斗争的伟大的日子何时到来呢？——这就是使我們产生分歧的问题。这影响着我們的行动，这个“明天”看来愈加遥远，某些党就会愈加迫切地试图把它們
的政策转到今天的问题上。但是，不管我们对明天的看法有多大分歧，我们仍然可以说：尽管作为同志聚集在这里的我们存在着分歧，对于斗争究竟应该是为了今天还是为了明天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我们要进行斗争。

条件

所以，同志们，我们已经向你们解释清楚了我们向你们表示过的，并且已经被你们在原则上接受了的意见，即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共同的代表会议将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一切参加大会的人都可以持有不同的观点，只要他们愿意为无产阶级而斗争。因此，我们为未来的行动提出了下列条件：

“凡是主张阶级斗争、目标是推翻资本主义，井认为无产阶级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有必要采取共同的国际行动的无产阶级政党，都可以参加会議。”

这项规定提出了我们可以团结在一起的条件。只有在一切参加會議的人都願意按照自己对历史的看法为无产阶级事业而斗争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共同工作。

对于那些在巨大的斗争来临的时候必然会使我们发生分歧的历史观问题，我们完全知道它们的存在，但是我们相信，除去存在着使我们对未来有不同看法的那些问题以外，全世界无产阶级也都认识到，当前的需要使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必须为今天而斗争。如果有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为当前的斗争，也就是目前的直接需要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的斗争找到一个共同行动的纲领，这本身就将是一个全世界无产阶级所欢迎的成果。

这就是我们举行这次会議的精神。我们将討論摆在我们前面的各种问题、困难和障碍。只有在克服重重障碍以后，我们才能拟出一个共同行动的纲领。如果我们开诚布公地协商，即便是最初
遇到困难，我們也不会灰心。我們认为，尽管存在着这些分歧，在承认这些分歧的情况下，国际无产阶级仍然可以为某些具体目标展开共同的斗争。

本着这种精神，同志們，我向这次會議的全体参加者表示欢迎。我知道，大家都意識到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任务，意識到我們如果破坏了这次实验将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所负的責任，意识到我們都必须设法一起迈进一步。因此，我代表我們的組織向你們表示欢迎，并在今天正式开始。[社會党国际工人联合会代表鼓掌]

第三国际的宣言

接着，克拉拉·蔡特金代表第三国际代表团宣讀了下列宣言：

克拉拉·蔡特金

在同第二国际和社會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讨论问题以前，共产国际代表团认为有责任发表下列宣言：

为什么分裂？

自从1914年7月社会主義国际局在布鲁塞尔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接着世界大战爆发和第二国际崩溃以来，曾經結成統一的国际組織的国际工人运动各派代表第一次坐在一张桌子上进行会談。

对于这种情况我們是不应该保持緘默的。我們不能不向全世

---

(1) 方括字中的文字系根据德文版补注，以下有方括字处均同此。——譯者注
(2) 这个宣言是由拉狄克起草的。——譯者注
界无产阶级说明，工人阶级目前的分裂状况究竟是由于什么引起的。我们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投身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一时的共同利益之中。这种情况表现在许多政党和组织的反革命行动上。当工人阶级还没有联合起来共同向国际资本作斗争，当工人阶级尚未断绝与资本主义代表人物的联盟关系，尚未决心夺取政权的时候，分裂局面就将继续下去，而分裂则是资本主义力量的主要源泉之一。无论是怎样埋怨、怎样咒骂，在这里都是无济于事的。但是由于工人阶级还没有下定决心进行这个共同的斗争，还没有在这个斗争的进程中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大多数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并建立劳动人民专政，才能战胜资本主义，所以我们声明，采取不同原则观点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在组织上的联合是空想，因而是有害的。但是同时我们应当承认总的世界形势提出的迫切要求。工人阶级尽管存在着他们不能团结一致的各种深刻的意见分歧，但他们必须联合起来防御世界资本的进攻。

失去的机会

战争结束，情绪激昂的武装工人群返回家园后认识到，他们为之流血奋斗的所谓民主与人民福利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掩盖争夺资本主义利润的谎言，当时，通过猛烈的进攻夺取资本主义世界，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由于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犹豫不决，改良主义政党在工人中间散布并有计划地支持关于民主的幻想，改良主义政党与资产阶级结成公开或秘密的联盟，这就阻碍了工人阶级大多数效法俄国十月革命的光荣榜样。相反地，改良主义政党却帮助了世界资本击退无产阶级的第一次进攻。全世界工人群现在都感觉到自己已承担了这个政策的后果。国际资产阶级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也无法恢复世界秩序。国际资产阶级甚至不能使无产阶
級保持住战前的生活水平。但是从根本上受到了震动的資本主義世界却还相当强大，它企图把全部战費开支的重担压在无产阶级的肩上。

資产阶級的进攻

世界資产阶级心犹未死，它还希望通过下列途径来弥补大部分战費开支，用勒索赔款的方法加緊对德国无产阶级的剥削，对苏維埃俄国发动和平干涉（因为他们沒有能够用武力战胜苏維埃俄國）以奴役全体俄国人民，利用新成立的国家作为列强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工具并对它们进行剥削；加强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人民（中国、波斯、土耳其）的剥削。国际資产阶級的某些集团不懂得，从战败国、苏維埃俄国与殖民地疲憊不堪的人民身上，是榨不出亿万現財的。但是即使这些集团现在也都相信，就算能够做到这点，勒索来的巨額款项也仍然不足以恢复資本主义经济。所以資产階級在全世界向工人階級轉入进攻。所以資产阶級不顾失业现象的存在，仍然企图在一切国家中延长工作日。所以資产阶級打算缩减工资。不仅战費开支要由国际工人階級来弥补，而且重新加强世界資本主义体系的资金也要出在工人階級的身上。

这种情况使国际工人阶級面临极重要的抉择。他們或者是团结起来防御国际資本的种种阴谋，同心协力地反对在经济上掠夺战败国、苏維埃俄国与殖民地的企图，争取废除凡尔赛和約，承认苏維埃俄国并帮助它恢复經濟，在一切国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或者是像偿付战費开支一样地用自己的血汗与健康来偿付和平的代价。

統一战线

共产国际号召工人群众，不论对于取得最后胜利的道路和保
证实现这条道路的手段的看法如何，都一致团结起来向现代资本主义奋勇斗争。因此，共产国际提出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口号，并对维也纳国际①关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倡议表示欢迎。共产国际认为预定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是在进行必不可少的战斗时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一种手段。

代表大会

为了使这次代表大会能够开得成功，共产国际建议邀请所有无产阶级工会组织都来参加大会。工会包括了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无产阶级在工会组织下的联合是不考虑政治见解的分歧的。这种联合是由于工人群体的日常需要。如果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不是一次空洞的示威，如果大会的任务是统一无产阶级的国际行动，工会就应该参加大会。在某些国家中不仅无产阶级的领导组织是分裂的，甚至其群众组织也是分裂的，但这不能作为反对吸收工会参加的理由，相反这正是应该吸收工会参加的理由。正因为工会是围绕着两个中心组成的，所以才有必要达成关于共同行动的协定。我们建议邀请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红色工会国际，以及没有参加这两个工会国际的工团主义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与各个独立的工会。

至于无产阶级政党，则除了三个国际执行委员会所属的政党以外，我们还建议邀请没有参加国际联合组织的党派。这里我们指的首先是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组织。这些组织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却包括一些肯定是诚实的革命工人，应该把他们吸收到无产阶级斗争的共同阵线中来。我们和这些集团之间有重大的分歧。然而，当形势促使我们必须甚至和改良主义政党（改良主义

① 即第二国际。—译者注
政党的违反工人阶级利益的政策，是这些左翼分子的错误和偏差的原因）达成协议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试图和这些集团在当前行动的问题上达成协议。

保卫俄国

我们认为必须在最近期间召开国际工人代表会议。热那亚会议是在现实情况下世界资本的凡尔赛政策受到愈来愈大震动之后，世界资本企图重新分割世界、建立资本主义新秩序的一种尝试。凡尔赛会议期间，国际工人阶级犹豫不决，未能采取行动。只有苏维埃俄国向协约国资本奴隶全球的企图进行了武装斗争。如今，经过了三年的资本主义混乱、资本主义日益瓦解的时期之后，苏维埃俄国终于取得胜利，它拥有坚强的军事力量，同时又是资本猖狂发动“和平”攻势的道路上的障碍。

现在的问题是要求实际支援第一个掀起并推动了世界革命浪潮的国家，帮助它战胜帝国主义迫使它在社会政策上投降的企图。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向协约国彻底投降，德国内无产阶级尽管进行了反抗，但已经成了世界无产阶级工资降低的起因。反对协约国的赔款政策的斗争，就是争取协约国与美国工人群的最低生活费用的斗争。如果国际无产阶级不坚决反对凡尔赛条约，反对从经济上窒息俄国的企图，反对使殖民地破产，反对剥削新成立的小国的居民，就休想克服失业与世界经济危机。因此，国际工人阶级应当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大声疾呼，应当力图迫使这次据说是为了恢复世界经济而召开的会议也从事研究工人问题、失业与八小时工作日问题，但不像在凡尔赛会议上那样，那时一些不以斗争的群众为后盾的工人组织的代表，手持礼帽，恳求协约国考虑到无产阶级的利益。国际无产阶级的代表应该以示威斗争的群众为依靠，要求在热那亚集会的世界资本的代表履行曾被肆意违反的诺言。

12
改革主义和共产党人

共产国际代表团一刻也不掩盖它和改良主义政党及半改良主义政党不同的地方，但准备全力争取国际无产阶级共同斗争。共产国际代表团能够较容易地做到这点，因为它深信，每时每刻的斗争和斗争的全部经验将向全世界无产者说明，向资本作任何妥协都不能保证世界和平与人类生存的安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必须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胜利地把安排世界各国事务的活动掌握在自己有力的手中，以便把这些国家组织得符合人类绝大多数的利益。

共产国际代表团从所有这些考虑出发，建议将来召开的国际代表会议只讨论与工人群众共同的直接实际行动有关的问题，即不是促使工人群众分裂，而是促使他们联合的问题。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国际代表会议的下列议程：

1. 防御资本进攻。
2. 向反对势力作斗争。
3. 反对新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准备。
4. 帮助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恢复。
5. 凡尔赛条约与恢复被破坏的地区。

[共产国际代表团表示一致赞同]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

1922年4月2日于柏林

休  会

阿德勒，总务委员会本来打算休会三小时，因为我们预计，三个宣言这样就全都可以被提出来。现在我们不得不休会，但只到
三点为止。王德威尔得同志和保尔·福尔同志将接着发言，然后可能休会到明天早晨，好让委员会有机会作进一步的安排。现在休会。（下午一点四十分）

星期日，1922年4月2日

下午的会议

主席：托姆·肯（英国）

艾米尔·王德威尔得的发言

同志們！我不願意对于今天上午以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宣言逐条作出答复。我不是以个人身份发言，而是代表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言的，所以我将克制住自己不投入争议。我毋需补充，我本来是可以最坚决最明确地反驳提出的那些论点乃至实际建议的。

例如提出了这样一点：我們應該在会上共同討論如何使某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摆脱凡尔赛和约强加在他們身上的赔款负担。我毫不怀疑，这种建议将使德国无产阶级感到高兴，并且使司丁尼斯先生\(^1\)感到某种满意，但是我不能肯定，受战争损害最惨重的那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是否會欢迎这种建议。

但是，我第三次说一遍，我不打算投入争论。我现在是代表第二国际发言的。

---

\(^1\) 司丁尼斯（Hugo Stinnes, 1870—1924），德国有势力的垄断资本家，1920—1924年任国会议员。——译者注
国际代表会議

我們不打算用宣言来答复宣言，因为第一，我們早在法兰克福宣言①里就对維也納联合会的同志們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們不願意由于对召开国际代表会議的問題表示可 否而约束自己。現在就要进行的交换意見将会告诉我们，这样的 会議实际上是否有可能召开。但是在一个问题上，我們和我們的 維也納朋友以及第三国际的代表们是意見一致的，这就是，如果社會主义无产阶级能够組織起来防御資本反动势力的进攻，那将是一件好事。

需要这样做的原因，已經由維也納和第三国际的宣言說得很清楚。

反动势力在欧洲目前正十分嚣张。雇主反动势力正在准备发动削减工资和延长工时的进攻，保皇反动势力在匈牙利几乎已经达到它的目的，并且到处威胁着战后在政治权力方面取得的成果。

最后，或许也是最严重的，军国主义反动势力在最近一次世界灾难刚刚过去以后，目前又在为造成新的灾难准备条件。

来自資本主义的危险

公民們，我理当补充说，在我看来还有另一种危险需要考虑。内部发生分裂的資本主义世界正在威胁着把我們拖进战争的深渊，但是，各个資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一种相对和解对社會主义者来说也具有同样大的危险。我們有两点忧虑：一是，資本家或许会失去理性，以致再一次陷入战争的深渊；另一点是，他們也許會清醒过来，設計彼此达成協議，組織一个剝削全世界、主要是剝削俄

---

① 第二次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于 1922 年 2 月 23 日至 27 日在法兰克福举行会議。——譯者注
国的巨大财团。这些危险是我們不能等闲视之的。目前，在每一个国家都可以看到实际存在着这种企图，其目的是要在当前最强大、最野蛮和最恶毒的資本主义——美国資本主义的附属和指导下建立遍及全世界的資本霸权。

統一战线

面临着这种危险，我們大家既然是社會主义者，也就必然應該設法組織起来，建立一个統一的防御战線，在我們之間实现一定程度的行动上的团结。可以肯定，在目前这个时刻，重新建立战前实际存在过或者似乎存在的那种社會主義者的国际团结是談不到的。我們的維也納同志在召开这次会议的时候所抱的目标，事实上也比它要小得多。这是一个召开一次共同的代表会议的問題，参加会议的将不仅有一切无产阶级政党，而且有——我注意到今天上午的宣言没有提及这个有趣的方面——工会組織，包括昨天还被称为“黄色国际”的工会国际。无产阶级一切政治力量和革命力量的代表都将聚集在一起，討論具体的纲領問題和争取在共同行动的基础上达成協議。

已經采取的行动

对于这些建議，我愿意从一开始就說明，我們在原則上是不反对的。战争结束以来，这样一种尝试并不完全是新东西。有好几次，我們大家都采取了（甚至沒有预先的協議）共同行动。例如，我也许可以提起这样一件往事。两年前，当波兰政府突然中斷了同蘇維埃政府的談判和波兰部队向基辅进军的时候，欧洲的全体无产阶级都作了谋求和平的努力，当时被认为是——不管是多么不公正——所有社會主義政党中最反动的党，比利时工人党，使得在别国工厂中制造的軍火的运输陷于停頓。當我們得悉伏尔加河
流域数以百万计的俄国人正在死于饥饿的时候，我们并沒有考虑造成饥饿的原因是什么，也没有考虑灾民们属于哪一个国际。我们立即采取了行动。阿姆斯特丹国际同苏維埃政府达成了向灾民提供救济的协议。最近，在考虑严重的赔款问题——这不是一个用几句理论就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到五个主要当事国的社会主义者和某些共产党集团举行了会谈，并且就共同行动的某些原则达成了协议。

成功的条件

我们在原则上肯定反对参加共同的代表会议，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会议要想开好，要想收到良好的效果，要想增强无产阶级的积极力量，我们之间就必须就共同行动问题事先达成起码的协议和相互信任。如果我们参加会議只是为了把我們的分歧公諸于世，那我们就不能加强而只会削弱无产阶级的行动。与此相反，如果我們参加会議的唯一目的是組織起来反对雇主、保皇党和軍国主义势力的进攻，我们就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成果。我們认为，今天必须討論的问题是：建議召开的会议是否有任何价值。我的答复是：如果会议只是成为我們争吵的场所，或者是各个社会主义国际勾心斗角的战场，那么它就不会有任何价值，我們應該拒绝参加。

必须有诚意

从这种观点出发，我愿意说明我們为什么充满了怀疑和耽心。近来公布的某些文件使我們有理由感到耽心。我不想提拉狄克写的一封信，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那是一份机密文件，我不愿意引用，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去年十二月，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份经过仔细推敲和专供发表的文件里已经表明了他们的真正意图。这份文件是巧妙的言词和奸詐的权术相结合的一篇奇文，里
面有几段話使我不禁想起了《尼伯龙根之歌》① 里的一个場面：米梅一方面告訴西格弗里，說是要毒死他，同时又用一些亲热和討好的話来笼絡他。一方面呼呼团结，要求建立統一战線，另一方面却又毫不隐瞒在拥抱我們以后把我們塞杀或毒死的意图。〔笑声〕当我們全都被贴上同一个标签——在我们的脑袋全都被砍下来放在同一个籃子里以前——的时候，譬如说，当我们听到像茹奥、梅尔黑姆、汉德逊、王德威尔得和龙格这些人被說成是为資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时候，居然又邀请我們这些人来参加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最低限度也是一件怪事。

我非常明白，对待这些事情必須有能够一笑置之的度量。在共产党人的圈子里，只要你在原則上和他有分歧，你就会被骂做叛徒。至于我自己，当我想起那些共命运比我們战后的遭遇要悲惨得多的同志，当我想起他們会有什么心情的时候，我对这些侮辱就更不会生气了。所以，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我們即将作出的决定中，个人恩怨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

而且，我們非常强烈地感到，如果我們犯了錯誤（沒有人能永远不犯錯誤），我們也知道，不論我們处在什么环境里，我們都是同我們的无产阶级一道行动的，我們是为我們的无产阶级工作的，我們只有一个願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现在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搁在一边。如果我記起了某些事实，那是因为这些事实使我們不得不向你們提出一个问题。今天上午，你們用非常溫和的和諧的語言告訴我們，你們不仅愿意和我們在會上联合起来，而且

① 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統一战線問題的提綱。这个提綱载 1922 年 3 月 14 日《共产国际》杂志第 20 期，标题是《关于工人统一战线和对待参加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工人以及对待支持无政府工会主義組織的工人的态度》。——譯者注

② 《尼伯龙根之歌》是德国的史詩，西格弗里是史詩中的主人公，一个后来遭人暗害的英雄。——譯者注
迫切希望这样做。我們是“社会党叛徒”、“社会爱国者”；我們是黄色的，是资产阶级的支持者；季諾維也夫甚至说我犯过罪。尽管如此，你们还是认为同我們一道开会是有益的。但是，你们以一种我提醒大家注意的巧妙方式解释说：你們希望实现无产阶级的团结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只是一种狡猾的手段，以便你们能继续进行你們已經开始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們不得不这样答复你们；在我們参加共同的代表会议以前，我們必须得到某些保证：保证相互信任、保证不成立支部，保证不引起新的分裂，保证不破坏比利时和英国这些国家中仍然保持著的无产阶级的統一。

这是我們向你們提出的第一个問題。你們去參加或者願意參加国际代表会议，究竟是为了繼續成立支部，还是打算和我們就某些明确规定的目标达成協議？

关于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和乌克兰

我现在谈谈另外两个問題，它们和上一个问题同样重要，并且是彼此密切相关的。我刚才说过，我赞成我們的維也納朋友所抱的願望，即召开一次共同的代表会议，組織反对資本主义的共同防御行动。但是，即便你們按照維也納联合会的建議限制你們的議程，难道你们认为，在討論到用哪些方法来組織无产阶级防御的时候，有可能避开某些必然会提到大会上来的問題嗎？难道你們不明白，如果在沒有事先提出解释和保证的情况下召开会议，在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来自俄国所有边区国家——来自乌克兰、来自阿尔明尼亚、来自格鲁吉亚的社會主义者代表們就会站起来提出这些问题嗎？在阿尔明尼亚，一个被屠杀、被鎮压达二十年之久的民族，現在又处于基馬尔的军队和红军的夹攻之中。在格鲁吉亚，构成我們国际的一个支部的同志，对于被他們称之为——我认为这样說是有理由的——布尔什维克帝国主义的现象感到气愤。这些将
是会议第一天开幕就要碰到的问题。

关于政治犯

但是，此外还有一个比高加索各小国的处境更加严重、更迫切需要解决（如果还谈得上可以解决的话）的问题，这就是政治犯问题。欧洲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不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倾向和观点，他们对这个问题都是非常关心的。假设我们明天就召开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共同参加的会议，难道这个问题不会必然被首先提出来吗？难道你们认为，在举行这样一次会议的时候，我们不会要求那些今天被关在监狱里的人——那些可能被判处死刑、那些在沙皇政权下坐过牢而今天在第三国际的政权下又坐了牢的人——同我们一道参加会议吗？

如果不预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怎么能够防止它们在举行共同的代表会议的第一天，第一小时就被提出来呢？这样一来，结果又会怎样呢？如果你们坚持走你们已经选定的道路，你们十分明白，这将意味着有一场必须进行到底的斗争、一场为保卫人的起码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是要加强和巩固我们的力量来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国际会议，就会适得其反地导致暴力、混乱、分歧加深和无产阶级由于分裂而被削弱的悲惨景象。

公民们，我们认为，必须先解决以下这三个问题，然后才有可能就召开共同的代表会议的问题作出决定，其原因就在于此。

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参加会议是为了一道设法来加强我们的共同行动，还是为了削弱和分裂我们？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召开会议，目前被剥夺了决定自己命运的一切权利的民族，乌克兰人、阿尔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是否能
够自由地选出他们参加共同会议的代表？我特别强调格鲁吉亚问题，我主要谈的是格鲁吉亚问题，因为我亲自看到过那里的情况，我是一个目击者，我们都是目击者，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那几个星期里，全体人民一致地——或者几乎是一致地——聚集在红旗下面，在实行自由选举的制度下面，选出了一个社会党占绝对多数的政权，一个希望存在下去，有权利存在下去，我们也将坚决帮助它存在下去的政权。我再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召开共同的代表会议，格鲁吉亚党和我提到的其他一些政党是否能自由地选派它们的代表？

还有第三个问题，也就是我们非常关心的政治犯问题。我无意于以法官自居，你们已经对他们提出指控，你们必须提出充足的根据，而我们在听到你们的证据以前不得不保留自己的看法。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应该在能够使社会党国际感到满意，特别是能够使基本的辩护权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进行。要知道，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着一个表示“宽宏大量”的机会的！不要说什么你们不能代表俄国政府。每个人都应该，你们自己就率先说过，俄国政府实际上就是第三国际。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可以有机会说：“我们将提出我们的证据，这不是在一个不受任何监督的特殊法庭上，而是在共同的代表会议面前，在国际面前。”然后，就会发生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或者，你们的指控被证明是莫须有的，而人们会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或者，是，你们的指控被证明是真实的，从而使那些怀有罪恶意图的被告为无产阶级所摒弃。

总结起来说就是，保证不成立支部，保证现在被你们占领的领土上的那些民族能自由地选出代表团，最后，保证那些政治犯有辩护权。这就是我们的条件。当我们知道在莫斯科，在莫斯科的监狱里，那些曾经为我们的事业遭受过苦难的人今天仍然在坐牢，而
我們卻在彼此之間自由地進行討論，你們難道認為我們會同意和你們一道參加會議嗎？在一次共同的代表會議上，我們都必須心情舒暢，我們不能把蓄意作惡的憲兵和劊子手當做盟友。[拉狄克喊道：而你們是比利時國王的盟友！——法蘭西劇院！ (Französisches Theater!)]

最後的呼 吁

公民們，這就是我代表——我再強調一遍——第二國際執行委員會所要說的話。我竭力使自己不帶着怨憤的情緒講話，而且我可以保證，雖然我們經常受到侮辱，我們从来也没有以牙還牙。在我講話快結束的時候，我請求你們考慮一下這些討論所涉及的重大問題。從 1914 年以來，我們是第一次在这里聚会。在今天這個會上，看到切爾諾夫、唐恩、馬尔托夫这些人——不論他們是作為記者還是作為代表——同拉狄克或布哈林坐在一起，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景象。我們今天終於能一起開會了，而且，公民們，會議正是在德國國會大廈舉行的。過去，從這裡發動了戰爭，今天，自由人卻坐在專制制度的廢墟之上。但是，得來不易的這種自由現在仍然是不穩定的和岌岌可危的，它正在同時遭到雇主、保皇党和軍國主義反動勢力的威脅。難道我們不能夠把我們的一切分歧擺到一邊，聯合起來保卫它、扩大它并且通過國際行動為社會主義的到來準備條件嗎？

保尔·福尔代表維也納聯合會
宣讀的宣言

社會黨國際工人聯合會執行委員會按照維也納國際代表會議
决議的精神与思想来参加三个执行委員会联席会议。1921年2月召开的維也納代表會議确定了社会党国际工人联 合 会 的 基 本 原 则，明确了它和第二国际及共产国际的分歧，提出自己的目的是无例外地团结一切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資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并用自己的全部工作来完成这个任务。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員会对现在召开的代表会议表示欢迎，希望它成为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步。

成功的条件

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員会坚决尽一切力量促使这个目的实现，但不得不強調指出，只有当各个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仅采用思想武器进行，而不恶化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采用恐怖手段反对另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步时，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利益所要求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才得以建立。

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員会指出，在苏维埃俄国，在共产党的专政下，劳动人民群众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和工会自由。社会主义的政党遭到恐怖手段的迫害，并丧失了进行活动的任何可能，执行委員会还断定，社会主义的格鲁吉亚被军事占领夺去了自决权。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員会认为，为了建立整个无产阶级的真正的统一战线，必須恢复俄国社会主义政党平等的政治权利，俄国工农的政治与經濟活动的自由，格鲁吉亚劳动人民的自决权。

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員会特别注意到，社会革命党党員由于四年以前在公开的国内战争期间的某些莫须有的罪名竟被判处死刑，何况根据苏维埃政府屡次公布的大赦，这些罪名都是應該获得赦免的。这就使得由这次代表会议开始的工作在道义上不能繼續下去。
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肯定，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甚至在右翼社会民主党参加政府的国家中，左翼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受到野兽暴行的摧残，同时右翼社会党参加的政府违背了各民族自决的权利。执行委员会认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必要前提是，所有社会党竭尽全力恢复共产党以及所有工人政党表达思想的完全自由，并争取释放许多因进行革命斗争而遭到监禁的受害者。

建立统一战线的绝对必要性

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确信，无产阶级斗争的必然进程将导致统一战线思想的胜利，使国际无产阶级统一的这些前提得到承认。由于抱着这种希望，所以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认为，在这次仅仅作为召开更广泛的共同会议的筹备会议上来讨论一切争端问题，是不适宜的。执行委员会表示愿意共同讨论为恢复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所需要进行的工作。

卡尔·拉狄克的发言

在我们的宣言中，我们没有为召开国际代表会议提出任何条件。我们坚持邀请书中表述的立场，按照第二半国际的看法，这应该是一次行动的会议。然而，我们坚持的这个立场，看来，维也纳国际正在打算放弃。

对王德威尔得的答复

我们不准备在这里算老账。但这并不是由于我们打算对于必

---

① 正文中重点都是拉狄克自己加的。——译者注
须说清的事保持沉默，而只是因为，我们集中注意当前的要求和世界无产阶级总的状况，并告诉自己：这时来重复旧时的指责是毫无意义的；应该考虑我们将作些什么。

第二国际的代表王德威尔得却认为他那方面有几笔账非算清楚不可。他说这些话时所发出的声调和所作的表态同我们在巴塞尔曾经看到的一模一样（共产国际代表们喊：“对”），那时，他作为“国际”的领袖曾宣誓要引导我们反对战争。一刹那间，我们被王德威尔得的动人的声调带回到过去的时日，那时我们曾相信他的热情洋溢的语调；一刹那间，我们忘记了，这个声音曾淹没在大炮的轰鸣声中。如果王德威尔得原意的话，我们可以把他这八年总结一下，这个总结可能使这次代表会议遭到破坏，但它会使这位比利时王国前任大臣听起来感到很不愉快。他忘记了泪水汇成大海，他忘记了尸骨堆成高山，他忘记了全世界受到的一切灾难痛苦。对于他来说，这种总结是不存在的。经这样总结之后，他会走过来向我们说：给一点儿信任、起码的信任、少许的信任，如果你不先答应给我这种信任，那我们便没有什么可谈的。我们可以当着王德威尔得公民的面说：一点儿也不信任！我们过去已经因为这种信任而付出了代价，以致我们现在已经成敌人一般，不得不重新寻找互相了解的途径。如果你对我们甜言蜜语地说到信任，我们就明确地答复你——不信任！信任什么？

信任问题

信任战争么？信任什么？信任你作为比利时的大臣参加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么？信任什么？信任谁？你代表组织讲话。这个组织并非仅由小小的比利时组成的。对工党只在口头上反对的美国占领表示信任！对第二国际的代表在这里闭口不谈的那些罪行表示信任！社会革命党人蔡金公布了英国政治警察下令枪杀高加索
二十六位无产阶级领袖的文件。凶手的姓名被公布了。托姆·肯
公民在英国议会中曾否决过：罪犯后来怎样？马利斯坦将军和
汤姆生将军结果如何？而你们竟说：信任。第二国际说这种话的
时候，其在座的代表中间就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我们要问：三
个国际判决杀害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凶手的法庭
在哪里？（共产主义者喊：“对”。）他们是被柏林近卫师特别法庭判
罪的，如果你胆敢污蔑俄国法庭，我们就要对你们说：把沾满了
罗莎·卢森堡、李卜克内西与列文娜的鲜血的魔掌缩回去（共产主
义者代表们热烈赞同），他们不是被土匪杀害的，而是当你们（面向德
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政府、利用无产阶级的信任为非作歹时被你
们法庭判决的。

无所谓信任的共同斗争

你们会说：既然如此，你们通过这次代表会议想达到什么目的
呢？玩弄策略手段有何意义呢？我要冷静而明确地当面对你们说
明我们的希望。

你们之所以参加这次代表会议，是因为你们迫不得已，你们过
去是全世界反动派的工具，现在，无论你们愿意与否，你们应当是
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的工具。

我们和你们坐到一张桌子上来，我们希望和你们一致斗争，这
个斗争将决定，这究竟是像你们所说的为共产国际谋利益的一种
手腕，还是工人阶级汇合的一股巨流。你们的行为将决定，我们的
行动有何意义。如果你们和我们、和各国无产阶级一同斗争（不是
为专政而斗争，在这一方面我们不信任你们），为面包而斗争，为反
对继续破坏全世界而斗争，那末无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便会团结
得更紧密，而我们也不会再根据过去的恶行、而会根据新的事实来
评论你们。当这些事实尚未具备的时候，我们就要冷静地进行这

26
些谈判和共同行动，但抱着极不信任的心理，并确信你们在这个斗争中会再三再四地落伍。

但是我们愿意试图和你们共同斗争，这不是因为对你们有感情，而是为了当前的迫切需要。这种需要推动着我们。这种需要也迫使你们在所大厅里和你们称之为罪犯的共产党人一起开会。

现在来谈王德威尔得公民提出的另一些条件。大家今天在这里所听到的，是第二国际的粗暴攻击，其目的在于吓唬我们。而维也纳国际则是无可奈何地怀着沉重的心情来这里伸奏一番。我谈到第二国际的先生们对我们提出的条件，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回避对你们作这种答复。

**凡尔赛和约问题**

条件：王德威尔得公民说。你们谈到凡尔赛和约。他顺便说，他害怕提出这个问题也可能对司丁尼斯有所帮助。德国工人甚至买不起衬衣。国际资本已从贫困的德国人民身上发了一笔横财，王德威尔得公民对此是漠不关心的。他害怕司丁尼斯会更加富有，大家知道，司丁尼斯正在和苏维埃俄国谈判，甚至可能会接替共产国际一笔款子。（共产主义者代表中间发出笑声。）

王德威尔得先生没有说明他是否想和彭加勒一样，说到恢复和平却不涉及凡尔赛条约。否则，他关于司丁尼斯的说话除此之外又有什么意思呢？我没有足够的外交天才来了解这一点。（哄堂大笑。马尔托夫喊道：”你证明了这点”。）我证明了这点，完全对。其次我要问：第二国际是否愿意把凡尔赛和约的问题列入代表会议的议程？如果作为第二国际成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反对国际代表会议在这里讨论凡尔赛问题，那是非常有意思的。大概，这是由于把希望寄托在劳合—乔治的身上了。
弱小民族問題

现在我来談对我們提出的其他条件。王德威爾得怀着索来对受压迫的弱小民族（甚至包括刚果地方的弱小民族在内）的热爱問我們；如果被杀害的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显灵了，并且責問道，該含①，你为什么杀害我們？那时你们打算抱着什么态度来参加代表會议？我明白地告訴王德威爾得公民，为什么我們杀死了这个班柯。至于說到乌克兰，乌克兰并未死去，它活着，它很强大，它在斗争。只有彼得留拉政府的幽灵才打扰王德威爾得的美梦，这些幽灵靠着波兰总参谋部的金钱过活，同时又向巴爾以及向“国际”求救。王德威爾得大可放心，乌克兰虽然有饥饿现象，但它活着，它很健康，它将作为苏維埃联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作为一个边区国家，和我們一同为俄罗斯人民与乌克兰人民的复兴而斗争。（喊声：但不是乌克兰人民。）我肯定，驅逐了彼得留拉政府（虽然它有德国政府的支持）的工人和农民都是乌克兰人。（对叫喊者說）我不知道，这个叫喊者过去是不是拉达的成員，这个組織当时在霍夫曼將軍的帮助下把我們赶出了乌克兰，現在又指望在協約国的帮助下干出同样的事。（又发出喊叫声）至于談到格鲁吉亚的问题，我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使王德威爾得坐立不安，是因为在第比利斯的齐赫泽与饒尔丹尼亚的位置上出现了穆吉万，还是因为通巴库的路不在英国手里（笑声）。我要告诉第二国际的代表，首先是英国代表：不许干涉格鲁吉亚。当格鲁吉亚政府在英国大炮的掩护下屠杀格鲁吉亚的工人和农民时，你們沒有表示抗議。（反对声和喊声）我們的肃反人员不是有才能的文学家。而以你們的国民自卫队领导人朱格里为代表的格鲁吉亚人却相当粗心，以至于

① 旧约中杀弟者之名。——譯者注
留下了一本书。这本书中对于格鲁吉亚民主派的描写如此露骨，我们只要在最近的代表会议上拿出这本书来，你们就会相信，格鲁吉亚国家也是建立在铁血的基础上的。如果你们发问，——我们现在已经公开说明这点，——为什么我们帮助推翻格鲁吉亚政府，我们就根据格鲁吉亚政府如此疏忽大意地刊印的文件来答复你们。格鲁吉亚外交部长致函阿列克塞也夫将军说：我们帮助了白军，我们不仅和你们一同镇压了布尔什维克，而且还供养了你们的白军军官，并让他们转到你处。如果代表会议准备成立一个人数不多的委员会来研究这些文件的真假，我们极愿提供这些文件。

关于政治犯

最后来谈谈最动人的地方：如果没有什么革命党人，你们怎么办？

如果没有什么革命党人，你们怎么办？诚然，他们既未参加第二国际，也未参加第二共产国际，但是受到第二共产国际的庇护并申请加入第二共产国际。我们荣幸地在这个会议上看见以记者身份出现的前俄国立宪会议主席切尔诺夫。我认为，如果你们打算和我们争论关于社会革命党的问题，那末社会革命党人在国外比比皆是，同时也没有必要给这个代表会议收留一批拿着手枪伺机杀害俄国革命领袖的家伙。（施奈德喊道：斯皮里多诺娃！）请你收起斯皮里多诺娃问题，我没有理由讨论这件事。

行动和讨论

且让我把各项争端暂时放在一边，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我们同意维也纳国际，建议召开代表会议来准备行动。我们对自己说，行动绝对不需要辩论意见不一致的问题和方法。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缓和矛盾，那末这个办法就是共同斗争。共同斗争将在无产阶级中产生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将把人民团结起来。
阶级各部分之间建立起一道桥梁。如果你想这个行动的会议表示同意，使国际代表会议的召开只是为了进行争论，我们认为要和无产阶级要面包，你却给他石头。但我们并不习惯于避开争论。那时我们就会在这里坐下来进行辩论，那时我们就要在会上向你们算这八年来的时间，并要求加以讨论。我们提醒那些叫喊不允许社会革命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注意，苏维埃共和国的战士在巴伐利亚监狱中被囚禁了三年，工人因为三月行动被关在德国的感化院中。（维尔斯：艾伯林！）问问他，他会告诉你们。我们问他们，杀害达托的凶手怎样了？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的德国政府为了不让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柏林警察得到五十万比塞大①的赏金，把达托送上了西班牙的绞架。其次我们要问你们，谁杀害了德国的一万五千名无产者。我们且看，你们怎样答复我们（维尔斯：问艾伯林）。杀害一万五千名工人的不是艾伯林，而是诺斯克，这是举世皆知的。我们要向每一个国家算账。如果我们竟不是罪人，那你们，在座的亲爱的各位，就是罪大恶极的一打政党的代表。总之，概括地说：我们要召开行动的代表会议，这个会议应该讨论，当资本聚集力量不是为了复兴全世界，而是为了掠夺全世界，使资本家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时，我们应当怎么办。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手段反对失业，反对资本家同盟歇业的浪潮？这是我们的纲领。在这方面，你们如果进行争论，我们就同你们争论。但为了避免社会革命党的命运感到忧虑不安的有关脆弱的王德威尔德（虽然直到如今他还被佛来米族的自由主义者关在牢房里）和神经过敏的维尔斯，我们愿意说：请给我们证明，你们为人比我们好；请向我们建议，用他你们列为圣徒的恐怖分子来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士及三月行动的战士交换。（切尔诺夫的喊声：

① 西班牙币名。——编者注
略索!）誰說略索，誰就是無恥之徒，我這樣回答你們，是要你們再不提这个字。（會場騷動）我們說，如果你們打算破壞代表會議，你們就得負責。你們打算召开代表大會討論行動問題，我們同意；你們打算召开大會同時來研究無產階級斗爭的方法，我們也同意。我們準備參加任何形式的代表會議。我們不能容忍的是：有人提出了先決條件；尽管这些人得不到十分之九的無產階級的絲毫信任，但我們並沒有向他們提出任何條件。（維尔斯的喊声，騷動）我声明：如果你們向我們提出应当在出席代表會議之前履行的条件，我們的答复是，我們拒絕這些先決條件。如果在共同的斗爭中我們接近起来，將会产生一定的要求，但这是不必要预先規定的。這些要求将从共同的斗争中产生出来，因此我們赞成共同的斗争。

我重复一遍，我們接受第二半国际的建議，我們也向第二半国际提出問題：你們是維持你們在一月宣言中向我們提出的建議，還是收回這一建議並向我們提出新的條件？如果你們选择后者，那末我們就面临着新的形势，我們將研究这种形势。我們是根据你們的宣言到这里来的。[共产主义者代表們表示热烈赞同]

董：我們現在休會，明天上午十点再开。（會議于下午七点結束）
第二天
星期二，1922年4月4日，上午10点

主席：克拉拉·蔡特金（德国）

腊姆齐·麦克唐纳的发言

第二国际的条件

我必须承认，我到这里来，抱的希望是不大的，但是我毕竟还抱有某种希望，当我听到第三国际的代表在星期天上午读宣言的时候，我的希望更增长了不少。然而，当拉狄克在会上发言，对王德威尔德明确无误地提出的某些问题作答复的时候，我的希望又开始冷落下去了。同志们，第二国际的立场一向是不会引起误解的。在法兰克福进行预备性磋商期间，第二国际的代表就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他们的立场。不久以后，当维也纳联合会执行局邀请第三国际和我们到这里来开会的时候，第二国际的答复也是十分明确和具体的。我们答复说：我们愿意来，因为我们赞成召开一次共同的代表会议，讨论一个我们希望能导致联合行动范围有限的纲领。但是我们说，在我们能够对联合行动表示任何信任以前，有一两个突出的问题必须先得到澄清。我们在复信里阐明了这些问题，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到这里来了。所以，对于将要向它提出的黁问，第
三国际代表团必然是十分明白的，同时，我想我们有权利认为，他们将会对这些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通情达理的答复。请问这里的哪位代表——我把第三国际的代表包括在内——能够站出来来说，拉狄克对王德威尔得提出的这些问题所作的答复是通情达理的？没有人能够这样说。

“你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星期天上午，我们听到一个打开了——我可以这样说——谅解之门的宣言。我们觉得第三国际是在用我们的语言讲话。我们看到你们的宣言响应了我们最近四年来一直在提出的号召。可是，在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去年十二月发表的宣言里，你们对这种大转变所作的解释却不能令人放心。你们的解释是：“第三国际的同志，欧洲开始产生了一个谋求建立统一战线的运动。我们是否赞成这个运动是有多大关系的，但我们的策略使我们有必要装出一副赞成它的模样。我们要求欧洲各地的共产党支部参与建立统一战线，但这不是为了使它起作用，而是为了在参加这个运动的一些组织的内部直接进行宣传，从而加强共产党人的力量。”这就是你们的宣言。我再一次请第三国际的代表注意。我对它的语言是否理解得正确？我们有宣言全文的英文本，我们对它作了研究，因此也自然产生了怀疑——如果你们认为我们不会这样做，那就未免太小看我们了。我们到这里来是想谋求合作，但也要直率地问一问你们：你们到这里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吗？你们到这里来，是不是仅仅为了建立一个表面上的统一战线，以便你们能够向欧洲的工人阶级说，“我们是赞成统一战线的”，而在你们向欧洲一般公众这样说的同时，你们却又告诉你们自己的组织说，“不要去操心什么统一战线，除非它有助于削弱其他组织和加强我们自己。”朋友们，我可以坦白地、毫无保留地说，我心里是有怀疑的，
我希望消除这种怀疑。若你们能使它消除，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若你们做不到，那又为什么要演出这次会议的滑稽剧呢？

行动的前提

我希望你们想办法消除这种怀疑。最近几个月来，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许多新情况。在俄国，巨大的战略退却已经开始。我们知道它一定会到来；我们很遗憾，你们使自己落入了不能不让它到来的处境。我们读了列宁的一些演说，并且研究了它们，我们认为它们可能是真正采取联合行动的开始，而我认为你们在星期天上午发表的宣言也意味着这一点。你们赞成的是统一战线本身而不是为了你们自己的目的来建立统一战线吗？当你们邀请我们到热那亚和你们举行会议的时候，打算取得的结果是什么呢？用一首苏格兰古老歌曲里的话来说，我们想知道你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和平还是为了战争？对于这个问题，拉狄克只字未提。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他的沉默意味着你们无话可谈呢？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拉狄克的态度以及他代表你们讲的话意味着第三国际的十二月宣言仍然有效呢？你们是否能够用绝对明确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怀疑问题。你们会问我们而且完全有理由这样问我们：“请你们说一说，这同我们建议的联合行动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第三国际的代表们，这同联合行动是大有关系的。假设那篇宣言仍然有效，我们如何能够同意举行一次共同的代表会议、同意提出将由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呢？如果我们要开始行动，而我们又感到每一个共产党人在行动中都在随时找机会同算我们的帐，那将是一种什么行动呢？你们必然明白，在你们对那篇宣言的意义作出解释以前，谈论联合行动，谈论什么在共同行动中通过的共同决议，那都是荒唐的。
关于格鲁吉亚

还有一个重要問題。王德威尔得提出了边区国家的问题，特別提到了格鲁吉亚。我不打算詳細談論格鲁吉亚問題。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商量重大事务，看看将来是否有可能采取联合行动的。但是就格鲁吉亚問題而言，涉及了某种重要的东西。我敢说，即便是格鲁吉亚罪大恶极，如果我们指定一个公正的委员会去调查，它也未必能证明你们是圣徒，就像你们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因此，让我们把这方面的問題姑且搁到一边。重要的事实是：格鲁吉亚有一个社会党政府。主持政府的格鲁吉亚的党是我们的支部，它的一名代表①现在就坐在这个会议桌上。你们对它实行了武力镇压。你们今天用武力保持着你们在那里地位。我們說：在我們負責主持的政府重新建立起来以前，或者至少是，在撤消把原来的政府排除出格鲁吉亚的那种军事佔领，并让格鲁吉亚人民有机会在你們和我們之間作出抉择以前，我們如何能共同行动呢？我要問一問你們，当討論到未来的行动可能性的时候，我們的立场难道不是有常識的人所能采取的唯一立场嗎？我們向你們提出一个建議，派出一个代表各种社会主义倾向的委员会，让它有机会进行調查和提出一份报告。我可以向你們保证，就我們而言，如果派出这样一个委员会，它一定会不偏不倚地致力于考察真相。我們要求进行公正的調查。

布尔什维克帝国主义

总而言之，拉狄克采取的立场和他所作答复的性质，很难使我們继续探索進一步合作的可能性。你們为你們在格鲁吉亚的行动

（1）指策烈铁里。——譯者注
所作的辩护不仅带有军国主义色彩，而且同协约国资本主义政府今天在爱尔兰、埃及和俄国本身的问题上所用的借口差不多。你们总不能在一个问题上采取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立场，在另一个问题上又采取社会主义同志——相信正义的人们的立场。而且，你们搞这套名堂究竟又是为了什么？我是在和那些曾经属于奥匈帝国被统治民族的人讲话。你们完全明白，当你们在国际会议上和我们见面的时候，你们总要拿出你们那些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决议案。老国际最大的麻烦之一就在于，我们每一次开会都不得不解决这个或那个复杂的民族主义问题。你们在格鲁吉亚和另外一些邻国实行的政策就是维持这种民族主义精神。只要这种精神还在工人阶级当中占上风，我们就不可能有统一战线。民族主义必然会破坏经济运动的统一战线。我们根据过去的这种种经验或我们前面的种种困难，要求对我们的问题作出通情达理的回答。可是，拉狄克却开始向我们大谈其某一英国军官枪毙人犯的问题：但是拉狄克没有告诉我们，布尔什维克怎样枪决了更多的人作为报复。严肃地讲，同志们，这种答复是在和这次会议开玩笑。

关于政治犯

王德威尔得要求答复的第三个问题政治犯问题。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呢？你们把那些人关在监狱里，而且要审判他们。王德威尔得问道：“你们能不能把审判的性质告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呢？”拉狄克作答复的时候，提到了罗莎·卢森堡的名字，企图以此来打动我们的情感。罗莎·卢森堡打算做什么呢？罗莎·卢森堡打算把德国从她所认为的暴政统治下解放出来。（喊声[拉狄克]：你们同意吗？）我很高兴拉狄克同意这种说法。你们监禁着的那些人又打算做什么呢？他们打算把俄国从他们所认为的暴政统治下解放
出来。你們說，这里的当权政府要为罗莎・卢森堡的被杀害负责。那你們自己为什么又要去做同样的事情呢？你們完全懂得，在你們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政府基础之上再加一小块石头，并不能增添你們的力量，并不能使外界对你們多一分尊敬。相反地，如果你們在这个問題上慷慨一下，你們倒会上千倍地增加你們的力量和利益。你們又何乐而不为呢？我們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我再說一遍，拉狄克和他的朋友必須重視我們提出的这个問題。那些人是我們的同事。他們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你們既反对他們也反对我們。我們是有分歧的。可能是你們正确，也可能是我們正确。总之，在問題解决以前，我們都各持已見。但是你們能否想象，当我們的同志的生命正掌握在你們的手上，当他們仅仅由于是我们同志而遭到迫害的时候，我們能够說这一切都可以撇开不管，我們可以坐下来討論共同行动問題嗎？何况我們对你們在这个問題上是否真心誠意也是不敢肯定的。你們的战略未免太高明了。你們的策略未免太聰敏了。

我們的建議是什么呢？我們的建議非常簡單，非常合理。我們說： “由一个国际法庭来审判他们。”拉狄克答复說： “这是对我们們的法庭和我們的政府的侮辱。不許干涉！”請允许我承认，我在这这一点上同意拉狄克的说法。我們提出了另一个建議。我們說： “按照司法程序去审判那些人，不仅仅是口头上这样說，而且要让我們看到你们真正在这样做。”进一步讲，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如果仅仅是为了使这个国家本身感到满意，它是不会受到全世界尊重的。我們对你们说： “由一个司法法庭来审判他们，并且允许他們有适当的辩护权。”我們建議你們允许王德威尔得亲自到你們那里负责为政治犯辯护。我們可以說，如果你们接受这一点，那些政治犯的本国同志也会同意这样做。我們向你們再一次十分明确地提出这个問題。
我在结束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提到拉狄克对待它的方式，一种令人相当难受的方式。它使我想起，这是在开一种恶毒的玩笑，而不是严肃地对待一个严肃或是合理地答复一项要求。他说道：“把巴伐利亚的政治犯交给我们，我们就把这些人交给你们。”我们决不乐意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且，巴伐利亚的政治犯也不是我们能够随意处置、想交给你们就能交给你们的。只要你坚持说，“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性的，而不是既是司法性的审判”——我认为这是拉狄克所作答复的实质——在通向共同行动的道路上就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障碍。你们提出被监禁的德国共产党人的问题，我们觉得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如果你们说，“让我们以人换人，用这个政治犯换那个政治犯。”我们就要回答说：“决不!”这不是解决问题时理应当具有的心情。如果我们要大家合作，我们就必需呼吸同一股司法空气；我们必需具有的是正义而不是做买卖；拿政治犯做买卖更是见不得人的买卖，我们甚至想都不愿意去想它。

这就是我们的三个问题。我们再一次把它提出，我们要问，拉狄克的话是不是代表第三国际在这些问题上的最后意见？

对第三国际所提建议的批评

我不想讨论关于共同的代表会议应当如何召开的实际建议。我想你们自己也必然会认为，邀请爱玛・戈尔德曼同冈普斯来一道开会是荒唐的。难道你们想让这个会议变成斗熊场吗？难道你们的政策是，你们召开一次会议是为了让整个国际运动成为资本家的笑料吗？当你们让不可调和的各个派别公开争吵一番，从而让报界开心一个星期，当你们开了一次并不是建立统一战线，而是绝对可笑和完全愚蠢的滑稽剧的会议以后，你们是不是又打算把第三国际的宣言应用在我这些努力促进联合行动的人们的身
上, 开始一个个谴责我们不该过分拘泥字面地体会了你们的话呢? 
不, 这是办不到的, 没有谁会比第三国际本身的代表们更明白这一点了。我十分同意拉狄克所说的一点: 所谓绝对信任是不可能有的。我也不要要求有这种信任。问题是, 我们是否有关足够多的共同的东西, 使我们能有采取共同行动的迥旋余地呢? 我们不可能做到意见一致。我们的根本分歧在程度上是否如此严重, 以致看法一致的范围过于狭窄, 因而不可能采取共同行动呢? 是的, 只要根本性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 情况就是这样。谈论策略问题是没有用的, 我们必须研究巨大的原则问题——公平、自尊、和谐和合作的问题。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以后, 才能够谈一些正事。因此, 我受第二国际的委托, 向你们宣读一篇书面宣言, 以便使大家对我们 

的立场不致有任何误解。

第二国际的宣言

“我们原则上同意, 根据维也纳联合会提出的条件和规程, 召开一次目标有限的共同的代表会议。”

“可是我们宣布, 在召开这一会议以前, 第三国际必须接受以下各项条件:”

“一, 放弃成立支部的策略。

二, 从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中指定一个委员会, 对格鲁吉亚以及其他处境相似的国家的情况进行调查, 以求在各个社会主义政党之间达成协议。”

“我们提出这项建议是旨在促使代表会议的召开, 同时明确声明, 我们坚决通过的要求承认格鲁吉亚人民有权在不受军事干涉的情况下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的决议仍然有效。”

“三, 释放由于政治原因被监禁的人, 在社会主义国际的监督下, 由公正的法庭对那些受到刑事控告的人进行审判, 并允许被告
有辩护权。”

**策略和第三国际**

在我看来，如果这些条件被接受，或者是，如果能够就这些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共同的代表会议可以在夏季结束以前举行。（我在这里表示我个人的看法）我相信，我们能够就议案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维也纳联合会已经向我们提出一个议案，第二国际也已经正式声明它接受这一议案。我还相信，我们可以就劳动联合会的结果通过意见一致的决议，从而使从事议会活动、政治活动和工会活动的不同的政党有一个共同合作的目标。但是，当第三国际在一篇公开发表的宣言里十分明确地表示，它打算用甜言蜜语拉拢我们，以便它可以更加致命地打击我们的时候，我是不能够同他们联合行动的。我不愿意玩弄策略，利用欧洲的贫困和饥荒作为玩弄花招的条件。我不愿意这样做。在目前这个时刻施展策略，通过玩弄花招来增强自己的地位，是最令人厌恶的。鉴于目前的情况，在这个会议上，不应该有人利用自己的影响来支持分裂性的策略。我只想问一问你们：你们是不是打算采取联合行动？我们彼此之间是不是要有“工作上的”信任？我们想不想消除那些使我们不可能彼此合作的东西？如果不打算这样做，就让我们分道扬镳吧。你们有你们的事情要做，我们也要做我们的事情。你们一定要继续干下去，我们也一定要继续干下去。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不问是单独还是联合，我们都要继续行动。我们已经行动了，我们还要继续行动。我们要加强我们的行动，使它在议会内外变得更加强有效。时间和事态的演变一定会加强那些对世界作出最忠实贡献的人们的力量。
塞拉蒂的发言

意大利社会党在这次会议上的地位是十分奇特的。我們不属于三个国际中的任何一个，根据更加奇特的条件，我們在这里只是列席代表。你們允许我們作为列席代表，只是因为共同的代表会议据说有可能在热那亚或者罗马召开，但是，这个拟议中的会议现在看来有了开不成的危险，这也就意味着我們的地位更加无法肯定，因此，如果我相当随便地谈谈自己的看法，还要请大家原谅。

我們为什么要举行这个会议呢？我們为什么认为有必要在法兰克福举行筹备会议呢？我們大家为什么从伦敦、維也納和莫斯科到这里来呢？这只要由于阿德勒同志的一种愿望，一种非常高尚的愿望——或者不如说，是环境迫使我們到这里来会面的。

我們的目的

一句话，这次会议是什么性质呢？是道义性的、实际性的还是政治性的呢？我們到这里来是为了彼此进行审判，还是为了完成一项实际工作，也就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取国际行动呢？我认为对問題就应该这样提出。

我們到这里来肯定不是为了彼此进行审判。我們全都犯过许多錯誤。也許——亲爱的王德威尔得同志，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的話——法官比被告犯的錯誤还要多，因为法官是在同我們的敌人结成联盟的情况下犯了这些錯誤的。（完全正确！）被告犯錯誤則是由于革命，而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缘故。

关于斗争

实际情况如何呢？资产阶级正在企图把无产阶级已經摆脱掉
的负担再一次加到他们的肩上。资产阶级正在企图把我们通过多年的斗争赢得的良好处境重新取消。资产阶级在一切国家都处于攻势，不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如此，亲爱的王德威尔得同志，在“民主”国家尤其如此。我完全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你们对目前的形式不是怎样深切关心的，因为无产阶级运动在比利时的情况相当不错。在最近几次选举中，甚至连共产党人都投了你们的票，比利时的无产阶级运动是统一的。因此我十分理解，你们要求团结的愿望不会比我们强烈。英国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但是在另外一些国家，无产阶级的团结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说是如此，对你们来说也是如此，因为每一个国家总是会感受到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影响的。如果法国的无产阶级继续像现在已经开始的那样分裂下去，用不了多久，比利时的无产阶级也就会发生分裂；如果他们在德国继续保持现在的状况，资产阶级就会得势，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得不越来越严厉地压榨德国工人来恢复资产阶级经济。情况就是这样。对于在每一个国家都越来越嚣张的反动势力，难道你们就不感到担忧吗？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在你们参加了政府的比利时，民卫军不是也正在越来越成为一种威胁，资产阶级不是也正在向工人进攻吗？而你们是否没有力量抵抗这股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在另外一些国家，反动势力也正在像战前一样嚣张地组织起来吗？

道德和政治

如果情况是这样，就没有人能够否认无产阶级——不论他们是属于伦敦、维也纳或者莫斯科——必须建立统一战线，必须重新组织自己的力量。你们对于建立统一战线的这个建议是如何答复的呢？你们是以一个道德问题作答复的。我今天上午很感兴趣地
听了麦克唐納同志的讲话，但我听了以后不禁要問自己，我們这里究竟是道德家在开會，还是政治家在开會。我知道你们一定会說，道德和政治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但是，說这种話不过是在邇感人心。当你们投入战争——我們所反对的战争——的时候，你们接受了克里孟梭的格言，“我是在进行战争”，这意味着在进行战争的时候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因此，有你们参加的一些国家的政府就以説謊、暴力和恐怖来对付无产阶级。而现在你们却认为自己有权利对布尔什維克提出道德問題！

呵！你們说什么“給各族人民以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可是，就在你們参加政府的时候，就在你們掌权的时候，罗格尔·凯斯曼特爵士被判处了死刑。今天，他已經被认为是爱尔兰民族革命事业的殉道者。当你们正在进行战争的时候，説謊成了一件高貴的行为。恐怖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战争必須进行下去！

你們一向把法国的資产階級革命捧上了天。但是我們不能想像，法国大革命怎么能沒有断头台，沒有恐怖。

我所以提起这些历史事实，是因为你們和我們大家都必須考虑它們。假设处境对調一下，假设你們陷进了俄国同志所处的困境，或許你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当我們完全成了环境的奴隶的时候，是不可能扮演起訴人这个角色的。我們不能够让历史听命于我們，我們只能够听命于历史。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们向布尔什維克同志們提出的三个条件是什么东西？你們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企图把这些条件強加給他們？

第二国际的条件

如果俄国革命的基础十分巩固，你們提出这些条件或許就是正确的，你们或许就有理由发出警告說：不許濫用权力！然而，你们却是在革命的危急时刻提出这些条件的。今天，国际資产階級
在武装干涉失败以后，正在试图用更恶毒的办法来扑灭革命。在这个时刻，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保卫革命。这是一个必要时甚至要不惜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反对我们自己的革命。应该向他们指出他们犯了哪些错误，但是不应该削弱他们反对敌人——那也是我们的敌人——的阵线。你们没有考虑到国际形势，没有考虑到俄国革命的因而也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严重处境。

让我们看一看你们的三个条件。我想，你们首先谈到的是国内自由，也就是社会革命党的同志们在俄国进行政治活动的自由。是否有可能来研究这个条件呢？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会同意在这样的会议上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吗？难道你们没有看到，你们正在不自觉地削弱一支并不在我们之外，而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吗？布尔什维克同志们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情。我想他们还会做更多的事情。我深信布尔什维克同志最后一定会成立联合政府；你们布尔什维克，你们孟什维克，你们社会革命党人，总有一天会联合起来，向资产阶级的进攻面前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但是，由于这一点正在变得有可能实现，我们作为国际主义者的责任就不是提出条件，不是把一种局面强加于人。我们的责任应该是谅解对方，力求避免使讨论带有敌对的情绪；不是去加深伤口，而是尽我们的，一切可能促使它们愈合。我们怎样才能使伤口愈合呢？

关于政治犯

一个月以前，社会革命党人给我们的电报说：“除非国际立即尽到责任，否则，被监禁在布尔什维基的政治犯就要在代表会议举行以前被处死。”我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是否真的打算把这些人都处决。[笑声]

我们应当努力向他们说明他们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不要硬把不合适的帽子扣在他们头上。布尔什维克所做的事其实还不止于
此。你们没有提到“契卡”，可是在这间屋子里似乎就有某种“契卡”精神。可以想象我们这里就有几个这样的例子。革命总是要使用它所能掌握的一切手段；革命不能像一个文文雅雅的女士在撒满花瓣的道路上步一摇，它要做它能够做和必须做的事。但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事实，列宁在你们提出你们的第一个条件以前，就已经在一篇演说中宣布，“契卡”的工作方法将要改变。（阿布拉莫维奇声说：改变契卡的名称！）而你们也并不打算改变气氛。因此我相信，会议将会取得超出预料的成果。这并不取决于布尔什维克的意志，他们必须服从环境提出的需要。如果他们已经真的在放弃受到你们指责的那些做法，如果列宁已经真的认识到底必须改变国内的局势，如果他们已经真的开始在这方面采取措施，那么，从我们自己的责任和我们的政治利益来讲，难道我们不应该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回到他们过去的道路上，或者是促使他们走上我们的道路吗？我认为第二种方法最可取。

关于格鲁吉亚

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条件。它涉及格鲁吉亚的自由问题。请记住，亲爱的王德威尔得同志，当世界上的一部分社会主义者想制止战争，想使各民族得到和平，并为了取得这种和平而提出一个并非他们自己的思想——一个本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发出的团结号召的思想、也就是各族人民有权利决定自身命运这一思想的时候，你们当时是怎样说的呢？你们说：“我们要抵制它！”你们竭力抵制过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但在今天，当问题牵涉到格鲁吉亚、牵涉到其社会党是属于伦敦国际的一个民族的时候，你们却又大谈“给各族人民以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了。我们可以讨论这句口号，这并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口号。例如，我认为要求分裂，要求稳定疆界而不是取消疆界，希望像协约国尝试过的那样建立一种从芬
兰到费萨尔统治地区的“防疫线”，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是
为帝国主义而不是为社会主义的利益服务的。

格鲁吉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波斯和近东其他所有权的
问题，我们以前也都遇到过。我认为，社会主义者早就了解这些
问题，并且早就看到过，在国际帝国主义政治的某个时刻，少民
族怎样会成为国际资本手中完全用来为资产阶级而不是为无产阶
级的利益服务的工具。格鲁吉亚今天的处境如何呢？格鲁吉亚不
久以前的处境又如何呢？一切调查委员会都是按照人为的条件组
织起来的，都不可能做到公平地判断事物。难道你们以为，通过这
样一种调查委员会的活动，就有可能解决一个存在了一百年之久
的老问题吗？为什么单单派调查委员会到格鲁吉亚去，而不到——
譬如说——上西里西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的黎波里、刚果这些
地方去呢？难道仅仅是因为格鲁吉亚社会党有一名代表在你们的
伦敦国际里面吗？

这不是充足的理由！不错，一个由社会主义者的政府或者是
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府控制的国家，遭到了另一个社会主义者
的政府或者是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府的军事入侵，的确造成了
严重的問題。

团结问题

我不想偏袒任何一方，但是，我们显然不可能在两星期内解决
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当考虑我们的国际政治行动，这种行动只
有在我门达成某种协议以后才能够展开。如果我们今天就结束会
议，如果我们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就各自分手，有的人回伦敦，有的
人回维也纳，有的人回莫斯科，格鲁吉亚和其他一切地方的争执仍
然会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一道留下来，开始谋求团结，
这种团结就会使我们不仅有可能解决格鲁吉亚问题，而且有可能
解决其他一切可以在資本主義政權下解決的問題。[熱烈表示贊同]意大利代表团认为，对召开共同的代表會議不应该提出任何先決条件。代表會議可以选出一个联合委員会，使它負責消除各个支部之间的分歧。代表會議必須为国际运动的利益服务。我們不應該孤立地研究各个国家的問題，而應該結合整个国际局势来研究它們。

成立支部的策略

現在来研究一下第三个問題。你們問共产党人：你們打算干什么？你們想用成立支部的策略來毒害我們嗎？我不是那种經常吃少量毒药因而有了抗毒能力的人，我最不是毒不死的。但是我認為，一个强大而健康的运动却不需要害怕毒药。我們要想办法战胜它。也許我們不会成功。主要的问题是懂得如何对待它。你們，比利时同志們，你們就不害怕另一种毒药嗎？我这样想过：当問題涉及到和資产阶级合作的时候，你们是否注意到防备資产阶级的毒药，就像你們要竭力防备革命的毒药一样呢？沒有！你們那时候只是說：“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保卫它，为了共同的利益，让我们大家一道前进吧！”盖得，还有你，王德威尔得（保尔·福尔；还有加香！）对，还有加香，我也正要提到。你们当时并没有考虑你們会不会被毒害。你們吃下了毒药。你們現在还在受它的影响。我不知道你們要隔多久才会感觉到它的后果。另一方面，布尔什維克同志也沒有絕對的权利誇责你們过去的态度，因为他们自己隊伍里同样有人喝了毒酒；这些人喝下了很多，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这个所謂成立支部的策略是什么东西呢？这是某种我們大家都在做着的事情。我們要把那些和我們自己意见一致的同志組織起来，以便在一般形势下进行某种特殊的宣传工作的时候，我們全都会使用这种策略。誠然，布尔什維克們时常以一种非常恶
意的方式做这类事情。（有人喊：你自已也精通这种手法！）我不否认。我在这里既当法官，也当被告。但是，如果我们处于分裂状态，成立支部的策略就要比我们处于团结状态的时候更流行。我相信，当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不再是单枪匹马地保卫他们的事业，当他们向他们表明我们也正在努力保卫革命本身的时候，也就不再会有成立支部的策略了。布尔什维克是懂得如何巧妙地处理政治问题的。在最痛苦、最危险的情况下，他们在孤军奋战之中表现出他们是真正的政治家。资产阶级只培养了政客，无产阶级却造就了真正的政治家。这些人将会懂得，他们今天的处境已经和两年前不同。他们理当知道，如果实现了团结，这种团结就会有助于保卫俄国革命。难道他们会希望这个革命被摧毁吗？不，他们是希望生存下去的，即使是借助于你们所说的“奸诈的权术”也在所不计。而为了生存，他们必然会留在统一战线里，并且以兄弟般的精神留在那里，因为考虑到国际局势，他们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出路。

意大利党的观点

同志们，我想我已经简单地谈过了为解释我们的观点，意大利社会党的观点而不得不说的话。我必须补充说，这是全体意大利社会党的观点，他们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已经通过了一项由特雷维斯和我本人起草的有关决议。

最后再说几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次会议开下去，如果我们能实现召开一次共同的代表会议的目标，这将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得救。如果我们不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这或许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将长期压倒工人国际。在大战开始的时候，曾经有人说过：“战争将会摧毁社会主义。”尽管我们犯了种种错误，社会主义今天仍然存在。我们大家都必须准备展开共同的实际行动。全
世界都在期望着这种行动。你們大家都同意，必須保留俄国革命，必須同世界反动势力作斗争，必須修改或废除同各国无产阶级带来沉重负担的那个臭名远扬的凡尔赛和約。我們必須預见到和設法防止正在酝酿着的新战争的危险。而我认为，在这种实际行动中，首先需要取得一致的是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和俄国布尔什維克。不管听起来显得多么矛盾，你們的处境实际上却是非常相似的。你們都需要保卫自己的地位。資本主义正企图入侵俄国，同时，社会民主党同志们，它也正在爬到你們的头上，企图用你們的声誉做幌子，在德国实行它那种把一切战争負担都轉嫁給无产阶级的政策。亲爱的同志們，如果我們想展开这种实际行动，想让国际无产阶级感觉到我們认清了我們的责任和利益，我們就不能在没有达成一项協議的情况下草草结束这次会议。

星期二，1922年4月4日

下午的會議（下午4点15分）

主席：弗列里希·阿德勒（奥地利）

奥托·鲍威尔的发言

奥托·鲍威尔（奥地利）：我們在这次会议上給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不幸分裂了无产阶级的三支队伍汇合起来，使他們能够再一次齐心协力地反对共同的敌人，并且依靠联合起来的力量击败敌人。
关于塞拉蒂的发言

塞拉蒂同志今天上午要求我们把这个问题完全看成是战略问题。在我们的讨论中把一切道义考虑都束诸高阁。我们必须坦率地讲，我在这方面不完全同意塞拉蒂的看法。三支队伍之间的合作是必须取决于某些道德条件的。我同意麦克唐纳的看法；除非我们在逐渐学会了在这三支队伍中重新唤起同志情绪和休戚相关的感情，使人们愿意为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牺牲个别的党派的利益，否则我们就肯定不能够建立真正的、巩固的和有效的统一战线，因为在这种精神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指望进行一场真正统一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我毫不怀疑地认为，如果我们实现共同行动，我们面临的真正任务就是逐步消灭三个组织之间的竞争，而代之以真正的战友情谊。因此我同意麦克唐纳所说的话，我们必须研究合作的道德条件。

关于第二国际的条件

但是，同志们，我并不同意第二国际的同志提出的条件。因为我认为，对这些道德条件还必须以更广泛的形式作进一步研究，而第二国际的同志在此次会议提出的要求却没有达到这种要求。其次，我认为实现这些条件的方式和第二国际的同志提出的方式也是迥然不同的。

道德条件

首先，让我谈谈第一点，也就是道德条件本身。在我看来，他们要求参加这次会议的一切组织都必须尊重各族人民的自决权利，并以此作为合作的一个条件，这是完全有理由的。他们对格鲁吉亚共和国自决权利的被侵犯感到不满，认为这一点是进行合作的
的障碍。塞拉蒂同志带着有些怀疑的口吻谈到了各族人民的自决权。我不能同意他的看法。我们日尔曼奥地利人，曾经由于我们的资产阶级打算统治其他民族和侵犯别国人民的自决权利而遭受过苦难，我们绝对支持这一原则，我们甚至认为，在各族人民的解放方面，即便是仅仅取得了局部的成就，那也是历史上向前迈进了一步，虽然它在目前可能被这一个或那一个帝国主义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关于格鲁吉亚

单是根据这些理由，就可以看出我们和第二国际在格鲁吉亚问题上是没有分歧意见的。我还要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从1914年以来，这个原则已经多次被侵犯。我们知道战争是如何在奥匈帝国企图侵犯它的情况下开始的，我们知道奥匈帝国和德国通过臭名远扬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和布加勒斯特条约如何树立了侵犯它的榜样，我们也知道战胜国在战后又是如何通过关于东方的里加条约、关于西方的凡尔赛条约、特里亚农和约、色弗尔和约和圣日尔曼和约效法了这种榜样。可是，我们承认，格鲁吉亚问题和所有这一切例子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在这里，要为发生的事件负责的双方都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因为这一次执行军事占领的是一支打着红旗的军队，因为现在每当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残暴行为提出抗议的时候，人家就会轻蔑地提起格鲁吉亚作为答复。（第二国际和维也纳的代表喊道，“完全正确！”）

其他事例

所以，我已经进一步谈到，格鲁吉亚问题和侵犯民族自决权的其他事例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类问题。但是，不管这一点是多么真实，第二国际的同志们，你们难道能够严肃地否认，在从1918年以
来我們經歷过的每一个侵犯民族自决权的事例当中，你們过去所
参加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現在仍然置身于其中的社會主義政党不
也同样负有責任嗎？（維也納和莫斯科的代表喊道：“非常正確!”）
我們不能不看到另外一些事例。目前，这个原則在小国身上被侵
犯，在大国身上也 USERS: 被侵犯，而且人們还打算继续这样做。同志們，如
果說尊重民族自決是建立无产阶级和一切无产階級政党的統一战线
的一个道德条件（我承认这一点），那么它肯定适用于格鲁吉亚。但
它也适用于另外許多事例，在这些事例中，一些有社会主義政党参
加的政府侵犯了民族自决原则，而这些社会主義政党却是你们，第二
国际同志們的支部。（維也納和莫斯科的代表喊道，“非常正確!”）

关于政治犯

对于我們所关心的另一个問题即政治犯問題，我也抱类似看
法。第二国际的同志們，你們不要以为我們不像你們那样关心社
會主義政党在俄国的処境。在这张桌子上就坐着刚从苏俄政府监
狱中释放出来的同志。我們非常清楚俄国社会民主党和左派社会
革命党的同志們遭受了哪些迫害。而我們认为，在俄国不给予一
切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義的政党以合法地位是絕對不应该的，是
同无产階級統一战線的思想不相容的。但是，同志們，这又是一个
带有普遍性的問題，而不仅仅是俄国的問題。我不想談共产党人
在南斯拉夫、羅馬尼亚、匈牙利、波兰这些地方遭受到的骇人听聞
的迫害。可以认为社會主義政党对这些迫害負有責任，因为那
里的社會主義政党沒有力量来制止它们。但是，不仅在俄国，而且
在另外一些地方，在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阶级的力量非常強大的国
家，也有类似的政治犯。我們不得不承认，苏俄政策中最难以令人
理解的现象之一是，正当他們的党提出了統一战线口号的时候，他
们却开始准备对四年前，也就是在公开进行内战这种完全不同的
环境下做出的事情提起刑事诉讼，虽然他们必然知道这会给他们建立
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带来什么困难。但是，如果他们不得不承
认这一点，我也要提醒你们，在经历了革命阶段的另外一些国家今
t天也同样监禁着若干革命战士、工人和优秀的同志，而构成他们罪
状的也同样是他们在公开进行内战的时期做出的事情。所以，
一切无产阶级政党也应该动员整个力量来争取赦免他们。

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是可能实现道德条件的方式。我们
完全同意第二国际同志们的下列要求：恢复格鲁吉亚的自决权利；
恢复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在俄国进行政治活动和工会活动的全部自
由。这些要求肯定是建立统一战线的道德条件。但是，你们如何
来实现这些条件呢？难道是由你们先提出条件，然后指望别的党
来接受它们吗？

**行动先于保证**

坦率地讲，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式。统一战线一定要以一
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建立，特别是道德条件一定要以一种完全不
同的方式来实现。不管他们在政治信念上有什么分歧，让群众先联
合起来进行斗争吧！然后，我相信在这种共同斗争中，在共同的战
场上，同志情谊和休戚相关的感情就会发展起来，直到任何一个无
产阶级政党都不会容许自己反对实现这些道德条件。（维也纳和莫斯
科的代表鼓掌）当这样做的可能性还存在着的时候，让无产阶级
展开共同的斗争吧！在这以后，我相信，一切地方的无产阶级就会
要求在一切地方都有进行共同斗争的可能性，而不管他们的党组
织看法如何。

**资本主义的猖狂**

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提出这些条件的呢？我们都知道——我毋
需要叙述这一事实——世界无产阶级今天的处境。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展开的巨大攻势，我们在它刚刚同英国的机械工进行过的声势浩大的斗争中看到了这种攻势，我们在其他一切国家也都看到了这种攻势。一切地方，我们都看到帝国主义制度在扰乱全世界的经济。肯定地说，同志们，我们国际工人联合会认为，在奥地利外交家、匈牙利贵族和普鲁士容克地主于1914年犯下了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罪行以后，法国和比利时完全有权要求对它所受到的惨重破坏给予赔偿。但是，同志们，我们也看到资本主义的政策如何滥用它和比利时的这种权利。这种政策正企图把整个中欧变为奴隶市场，其目的是要把别国的无产阶级赶出工业，然后不仅利用这种失业现象来压低工资，而且利用它向无产阶级的权利进行，把无产阶级通过他们的工会赢得的一切成果全都夺回去。而且我们看到，正是这种帝国主义政策如何在没有防御力量的小国支持反动势力。目前，正如我们在奥匈看到的那样，军事上的战胜国正在以它们的全部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保护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目前，正如我们在奥地利看到，这些战胜国正在千方百计地把最后一件武器从无产阶级的手中夺下来，同时，它们在匈牙利却违反古里亚农和约的一切裁军决定，把武器交给霍尔蒂的白卫军和马扎尔法西斯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是还在条件问题上争吵，你们怎么能认为我们的同志，在欧洲刚刚建立的新巴尔干国家的劳动群众会理解我们呢？

面临着这些情况，并且正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准备举行热那亚会议的时候，我们开始了我们的讨论。以往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政府连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都不会给予世界，对它们来说，复兴经济的任务只是一种可趁之机，使欧洲大国得以进行迄今只有突尼斯的土耳其统治者才可能设想出来的那种阴谋活动。
采取行动是有可能的

我們是在面临着这些情况的一个时刻进行磋商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我們离开这次会議的时候只能对世界无产阶级說，由于一方硬性提出的要求遭到了另一方的拒绝，所以我们没有能达成谅解，那实在是难以想像的事。这样一来，同志們，我相信我們就会让各国无产阶级大失所望，同时也就会鼓励在热那亚开会的資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继续奉行它们的政策。（維也納和莫斯科的代表鼓掌）我們认为，我們在这里筹划的共同的代表會議必須尽快召开。此外我們还认为，如果有可能的話，最好在召开这样一次會議以前向无产阶级发出共同的呼吁，要求他們在对待热那亚会議的问题上表明他們的共同意志。（莫斯科的代表喊道：“完全正確！”）我相信，不管我們在条件問題上可能有多大分歧，我們仍然可以在某些重大問題上通过共同的決議，針對着資本的阴谋表明我們的看法。

这就是我們大家看来都需要的东西。我现在希望向双方呼吁，不要使这种行动成为不可能。我还要向第二国际的同志們呼吁。不要向共产党人要什么。那是很快就可能改变的。在莫斯科，他們每一天都在改变立場。（完全正確！）猜测我們的同志要的是什麼是沒有用处的，不管这样做可能多么有趣，問問他們究竟打算做什么吧。这才是重要的东西。（完全正確！）我可以肯定，不管在莫斯科策划了哪些花招，拉狄克是不会告訴你们的。但是，这也并没什么关系。我深信，无产阶级的实际状况、他們那种可怕的貧困、防御資本主义进攻的必要性、以及苏維埃共和国的悲惨处境，一定会迫使共产国际放弃他們打算玩弄的任何花招和履行你們的条件。我相信，行動自然会迫使人们服从它自己的条件和需要。（好极了！）关于共产国际，我还沒有幼稚到会以为，由于是我这个人发出了呼吁，他們才看重这个呼吁的。我是一个叛徒，我今天
看到报上这样说，是被派到这里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这就是他们讲活的方式，我们早就听惯了这一套，所以并不会生气。（好极了！）我个人，我所代表的党，乃至国际工人联合会的说法，他们是不会听的；但是，他们十分明白，当我呼吁他们创造必要条件的时候，我只是表达了千千万万各国工人的愿望。因此请允许我说：你们不要为你们的处境感到惊诧。你们使用的斗争方法——主要是你们反对西欧和中欧的工人政党和工会的方法，而不是你们在俄国使用的方法——就足够清楚地表明了造成目前局势的原因。同志们，你们可没有为我们建立统一战线提供很顺利的环境啊。你们在这里也许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的话，你们是无法否认它的。

第二国际的条件

我认为第二国际提出的条件是任何人也不能认真反对的。对于调查格鲁吉亚问题的决定是否能产生积极成果这一点，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不认为我们能反对由各个支部提出文件供我们共同进行调查的建议。（完全正确！）我不能够判断——我不懂俄国的司法制度——王德威尔德是否可以作为辩护律师出席莫斯科的法庭。（笑声）但是我觉得，如果审判必须在社会主义国际的监督下进行，那也不见得就侵犯了你们（转向共产党代表）的权利。我认为，如果我们要第二国际的同志也发出了呼吁，请你们不要对你们下最后通牒，我们也必须向你们发出呼吁，请你们用行为表明你们愿意把阶级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喝采！）

维也纳联合会的立场

最后，我代表维也纳联合会另外要说的只有这一点：我们仍然保持我们一直采取的立场，我们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共同的代
表会議，並認為在召开这样一次會議以前，最好在这里先提出一个共同行动的实际目标。我們所能做的事情是向双方呼吁。不論是哪一方，只要认为我們可以帮助起調解作用，我們都願意貢献自己的力量。就我們自己來說，我們认为，当前无产阶级的需要要求我們大家作出牺牲。我們相信，向共同的国际行动迈出的第一步，不論它是多么艱手縮脚和多么犹豫，都要比关于綱領和方法的任何空談宝贵一百倍。[热烈鼓掌]

卡尔·拉狄克的发言

我的答复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答复恩格斯·麦克唐納同志的发言，另一部分是答复第二国际的正式宣言，因为宣言同麦克唐納同志的发言并不一致。恩格斯·麦克唐納同志的发言促使我详细地談一談。首先是因为有可能在不会造成恶感的情况下同恩格斯·麦克唐納达成谅解，麦克唐納的絕對坦率和坚定信念為平心静气的討論开辟了道路。

凡尔赛和约問題

麦克唐納的讲話不是无产阶级悲剧中的而是无产阶级悲剧中的一个片段。当王德威爾得发言的时候，我們听到了巴黎的回声。他怀疑凡尔赛和约問題是否应该被列入議程，因为那样做会有利于司丁尼斯；我們并且从第二国际的宣言中看到，他們坚持維也納联合会邀请书中提出的議程，这也意味着他們反对把凡尔赛和約問題包括进去。我們倒非常想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們——据说他們是属于第二国际的，我很遗憾将不能在这里聽到他們的宣言——是否同意，在将要討論包括德国无产阶级在内的国
际无产阶级处境的代表会议，像凡尔赛和约的赔款负担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应该从议程中取消。（维尔斯：在我们的国际里，我们已经多次讨论过凡尔赛和约问题。）因为维尔斯已经多次讨论过它，我想他对于热那亚会议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维尔斯：那是你的逻辑。）现在同你讨论是没有用处的，不会得出什么结果。我们以后要公开讨论这个问题。

腊姆齐·麦克唐纳的指责

现在谈谈腊姆齐·麦克唐纳。麦克唐纳以他作为一个社会党人所特有的那种坚定信念，对我们提出了种种指责，并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自觉地体现了劳合-乔治的纲领。麦克唐纳提出的一切指责，都反映了自由的英国在大声疾呼地要求给予弱小民族以自由。整个世界上只有苏俄是一只贪婪的狼，在吞食着弱小民族。腊姆齐·麦克唐纳同志！我要提醒你注意几件事实。你是独立工党的党员，这个党的代表坐在这里的维也纳国际代表席上，但你在这里却不是作为英国工党的代表而不是作为独立工党的代表发言的。

英国和弱小国家

我可以提醒你，英国工党对爱尔兰的独立提出了什么条件吗？他们提出了爱尔兰海岸中立化的条件，使它永远不会被用来作为进攻英帝国主义的海上基地。我可以提醒你，你作为其代表发言的党不是只主张印度自治而不主张印度独立吗？我们提出这些事实不仅是为了说明真相，而且特别是因为在这里有英国外交界各派的代表。如果情况是这样，我允许我对你们说：“你们所主张的是你们所理解的那种自由，是你们和英国工人阶级作为英帝国主义的帮凶，在四百年英帝国主义历史的压力下养成的那种自由观念。”因此，麦克唐纳的发言虽然充满了我们在战时听够了的，并且
成了英帝国主义杀人利器一部分的那些美丽词句，它却忽略了一个小问题。他忘记了这个关于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对他来说，存在着的只有英国。英国总是站在弱小民族一边，除非是已经征服了它们。（笑声）而另一方面却有这么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并吞了无辜而可怜的格鲁吉亚，并且还并吞了另外一些国家。这些就是边区国家——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名词。它们在德语里叫做Randstaaten。当德帝国主义打败沙皇俄国的时候，它“解放”了弱小民族，也就是边区国家。当时英国反对这种政策。英国要替俄国保卫里加，并且真地在波兰保卫了俄国的权利。现在，在沙皇倒台和工人共和国成立以后，英国政府和一部分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却捍卫起边区国家的事业来了。同志們，在边区国家的问题上是有着分歧意见的，但是任何人都能理解它的客观意义：它意味着英国应该控制里加和巴统这两个进入俄国的门户。这就是腊姆齐・麦克唐纳要把它们放进一句社会主义口号里去的边区国家的历史。只要问一问麦克唐纳这样一个问题就够了：你在战前是第二国际的一员，请问“在战前的沙皇时代，第二国际为什么从来没有要求让格鲁吉亚独立呢？或者是要求让乌克兰独立呢？当这个原则在战前遭到践踏的时候，你们到哪里去了呢？”

关于格鲁吉亚

我还要更深究一步，问问腊姆齐・麦克唐纳以及参加这次会议的其他可尊敬的代表，你们是不是知道格鲁吉亚自由问题的历史？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目前维护这种自由的是被我们推翻了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这个政府里的人没有一个在1917年10月以前主张过格鲁吉亚独立，他们全都是大俄斯爱国主义者。策烈铁里——他从发言人名单上勾掉了自己的名字，以便到以后再抬出他的大炮——曾经如此卖力地为保卫大俄罗斯而斗争，以致
他1918年在克伦斯基政府里以部长的身份参加了1918年的讨伐，而且他是俄罗斯苏维埃中央委员会里投票赞成对士兵实行死刑制度的唯一委员，[听!听!]因为他认为这对保卫大俄罗斯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马尔托夫站起来谴责我们实行死刑制度，我会记得，当你策烈铁里投票赞成在前线实行死刑制度的时候，马尔托夫曾经属于反对它的人之一列。因此，从道义的观点来看，他有权利在这些问题上发言，而策烈铁里先生和其他一些人则肯定没有权利。此外，你们这些人，这些当问题涉及到攻击工人共和国的时候一个个站出来维护格鲁吉亚独立地位的人，你们利用你们的独立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你们打算用铁和血来消灭布尔什维克。我可以向你们读一份声明，这是你们的外交部长葛契高里在一次同南部白卫军代表举行的会议上向列李克塞夫将军发表的声明。声明说：“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镇压了布尔什维克，我们庇护了你们的白军军官。”如果你怀疑这份声明，我们必须还有一批我们占领梯弗里斯的时候缴获的你们的政府文件。（笑声：是秘密文件吗？）是的，它们是秘密文件。

那么，这个所谓独立又是什么情形呢？应格鲁吉亚政府的邀请，著名的格鲁吉亚的德国“救星”冯·克雷斯将军光临了。我理解你们在对待土耳其匪帮问题上的痛苦处境。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格鲁吉亚是独立的。当你们邀请德国军队的时候，你们说：“我们在世界上不能孤立无援”——于是你们和德国政府联合起来。你们出去欢迎德国军队，并且和德国军官一道向这些教兵、向德国帝国主义高呼万岁。以后，德国人消失了，出现了汤姆逊将军，随他而来的是聪明得多、隐蔽得多的英国占领军。他们把他们的大炮和军队留在了巴统。关于你们的统治者，我可以向你们读一段你们党的领导的领导人朱加里写的一段话。朱加里在他那本有关你们的外交部长葛契高里作序的书里说道：“汤姆逊将军下令，社会民主党和政府
必须把红旗从政府大厦上降落下来。”[听! 听!] 朱加里接着谈到他反对这样做，他说：“我的党抛弃了红旗（这是他的原话），我反对党的决定。”当时，格鲁吉亚是弱小的。格鲁吉亚无法保持中立，你们的政府领导人绍尔达尼亚了解这一点，并且在一篇讲话里说（我手头有这篇讲话的全文）：“我们无法保持中立，如果我们必须在东方的热和西方的文明之间作选择的话，我们决定选择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确实是很不错的，策烈铁里同志。但是，不仅就像弗里斯民主这类漂亮玩艺属于西方文明，而且英国还认为巴库的石油井是西方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这些石油井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不仅有英国海军部做后台的石油公司是这样，英国政府也是这样。你们非常明白，汽油问题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不仅对小小的格鲁吉亚来说是如此，而且对大俄罗斯人和俄国工人阶级来说也是如此。刚才有一位维也纳国际的同志对我喊道：多漂亮的汽油共产主义! （阿布拉莫维奇：不错，汽油共产主义!) 如果阿布拉莫维奇公民实行社会主义，他可以用不着汽油吗? （笑声）阿
布拉莫维奇公民也许会用他那种火山爆发式的愤怒和热情来当做燃料和动力吧。（哄堂大笑）可是，我们这些可怜虫还没有学会不用汽油。（阿布拉莫维奇：所以你们就去抢劫它!) 你，尊敬的阿布拉
莫维奇同志，你们的党曾经打算通过一个无产阶级政府来实现社会
主义。这或许是一种比无产阶级专政更好的方法。不管怎么说，
看来格鲁吉亚人要求独立是最近才有的事。

俄国革命

只有在我们想一想目前存在着一种什么样子的世界局势的时
候，我们才能够平心静气地和通情达理地讨论所有这一切问题。俄
国革命的第一阵浪潮造成了俄国的革命国家。你们说，这不是一
个工人国家。阿姆斯特丹呼吁书却说过，如果苏俄崩溃了，反动的
资本主义世界将赢得一次战胜整个国际工人阶级的巨大胜利。即便我们不能够为实现社会主义做任何事情，而只能防止俄国落到白卫分子手上，即便我们只能使俄国人民变成可能在将来生产粮食的农民，但是，如果他们有了和平，如果我们的朋友托姆·肯能够制止英国的炮舰封锁欧洲的革命——那么，我说，只要存在着这两种可能性，保卫俄国人民的生存唯一需要的东西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句话了。（喝采声）我相信俄国的处境。它坐在我们和第二国际之间，它要为共同的代表会议忠实地服务，力求像上帝那样讲话，像正义之神那样持平论断——我理解他们的处境，我不打算取笑他们。但是，如果你们想证明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就要弄清楚它。你们是否认识到这个国家是个革命浪潮的结果，你们是否了解它对于国际无产阶级今后的斗争具有的意义？只有认识这一点，你们才会理解这个国家，理解它的国内政策、它同外界的关系和它所走的曲折道路。我们是不是促进了并且从而便利了世界革命呢？这是问题之所在。如果好心肠的麦克唐纳带来了一大箱子教友会和英国自由党人小册子，同时却不知道这些东西是英帝国主义的一种伪装，我们并不因此就失去对他的尊敬，但是我们要指出：你是那个统治着全世界、甚至想让德国相信它是德国保护者的英帝国主义的工具。

关于谅解

同志们！我们决不可能在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我们的世界观问题达成谅解。西方的无产阶级只有到他们自己也逼不得已地起来革命并且因此而受到形势逼迫的时候，才会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不打算通过宣传使你们相信，并非每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我们不打算通过宣传使你们相信，并非每一种自称为民族自决权的东西都是真正的民族自决权。我们
不指责用宣传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鸿沟。最近一年来，欧洲
的情况已经变得非常明显。我们看到，革命的第一阵浪潮已经过
去了，第二阵浪潮还没有涌现。工人阶级暂时处于守势。维也纳
工人联合会建议召开的共同的代表大会不应该在这些问题上纠
缠不休，因此，我们在这里不愿意多谈这些分歧，这些不可能求得
一致的分歧，以便找到能够取得一致意见的共同点。

我再说一遍，当我向王德威尔德说“只有怀疑，没有信任”的时
候，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论战，而是由于我们在开始行动的时候最
好是知道自己的立场。我们不信任第二国际的各个政党；我们无
法假装出这种信任。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说：“这不是一个我
们彼此是否信任的问题；工人要求进行共同的斗争，而我们表
示，让我们大家开始这种斗争吧！”

关于诚意

腊姆齐·麦克唐纳今天问我们：你们赞成建立统一战线吗？你
们有诚意吗？他其实用不着问这些问题。他应该考虑到，如果他
认为我们只是在玩弄花招来扩展势力，我们必然会赞成建立统一
战线。因为只要你们不乐意斗争，我们的势力就会扩大。但是，如
果他认为第二国际乐意斗争，这就会破坏我们的花招。怎样做到
呢？通过斗争，通过加强工人运动。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们也等
于取得了胜利，因为工人到那时将能够更有力地和资本作斗争。你
们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但是不要告诉你们说我们不乐意斗争。
诚意并不在于我们把我们说过的话全都忘掉，并不在于我们不和你们作斗争。诚意在于无产阶级当前存在着的需要。
问题只是这样：难道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进行的斗争是要反对我们
所有在座的人吗？是要反对任何一个执行委员会吗？我宁愿认
为，当前的这种需要正在使一切依附于无产阶级的政党都同意让
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如果能避免工人阶级内部的阋墙之争，没有人会比我们更感到高兴。分裂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现在谈谈具体条件。我宣布：我们召开一次共同的代表会议是为了规定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工人阶级的需要和自卫斗争。你们没有就这场反对资本的斗争提出问题和条件。你们反而对我们提出了条件。如果你们认为你们可以提出条件，那你们就错了。但是我要对你们坦率地说：在没有一个党对另一个党提出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愿意作一番努力，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在有可能解决的某些起码的问题上达成协议。

关于成立支部的策略

我要一一答复你们提出的要求。首先是放弃成立支部的策略问题。我最初还以为这是对莫阿比特支部或者鲍蒂尔基支部提出的要求加以拒绝的问题。（笑声）我们十分乐意讨论这个问题。可是，这是一个关于其他支部的问题，而且，特别由于英国党的代表不喜欢研究其他党的文件，他们把这些支部看成了某种动物，或者是会毒害第二国际的瓦斯。

什么是成立支部的策略呢？我们在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表示过我们对工会问题的看法。我们宣布反对加剧工会中的分裂。这导致我们的一部分同志退出了共产国际。所谓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因此脱离了共产国际，因为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分裂旧工会，建立新工会！”但是我们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要我们放弃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我们将断然回答，“决对办不到！”你们的改良主义策略已经使英国的工会糟到了这种地步，以致英国工会的一名成员这样写道：“英国工会已经完全垮了，在精神上也垮了。”只要我们活着一天，我们就同工会中的改良主义斗争一天。由于有
这种斗争，你们就说是我们在建立支部。我要问一问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德国的工会里面，在进行竞选的时候，你们不是也提出不同的候选人名单吗？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德国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反对分裂工会，并不是因为对你们有什么好感，而是因为根据我们深知这种策略将损害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我认为，关于成立支部的策略问题，这就是我应当在这里提出的解释。

我也许还可以指出另一点。腊姆齐·麦克唐纳是一个讲民主的人，托姆·肖也肯定是这样。（托姆·肖：当然！）因为他们都是正人君子和讲民主的，就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 (笑声) 现在我要问你，可尊敬的托姆·肖同志，在仍然是民主性政党机构的英国工会里，你作为一个同志怎么敢要求不让其中的共产党人为他们进行任何斗争呢？如果他们打算把炸弹放到你们工会办公室的桌子上，那我就要同情你们，就不会要求让他们在第三国际的指示下为这个目的到处奔走了。但是，当问题只是在工会内部进行自由的思想斗争的时候，共产党人只是作为一个别在他们的同志当中维护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如果他们服从工会的纪律，并且在工会进行的斗争中表现出团结精神，那么，你们这些讲民主的人怎么有勇气要求禁止他们，而且单单是禁止他们这样做呢？你们怎么有勇气提出这种要求呢？你们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当问题涉及到用它来反对革命工人的时候，“自由”可以像一个蜡鼻子一样被随意歪曲。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玩弄这种手法是肯定行不通的。

---

① 拉狄克的这句俏皮话出自莎士比亚的剧本《凯撒大帝》。剧中，安东尼指责布鲁图斯不该刺杀凯撒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演说，在好几段话里，他都是先指出布鲁图斯的罪状，然后加一句“可是，布鲁图斯是一个正人君子”，以揭露布鲁图斯言行不一。——译者注
关于格鲁吉亚问题

提出的第二个要求是从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中指定一个委员会，调查格鲁吉亚以及其他情况相似的国家的问题，以便在各个社会主义政党中达成协议。我们同意这个条件。这其实是一个不成其为条件的条件，因为我看到你在我自己的发言中就提到要指定一个委员会来研究文件。我只是想问问，在“相似情况”下，是不是也应该调查英国工党对待埃及问题、爱尔兰问题和印度问题的态度。如果你们建议设立特别的法庭和特别的委员会来反对第一个革命的国家，如果你们要求成立特别的法庭和特别的委员会来干涉俄国的内政，同时却没有任何勇气迫使你们的政府把戴尔将军这样一个杀人犯拘禁起来，我就要说：麦克唐纳同志，我对你是非常尊敬的（我这是第三遍说这句话了），但是，你们对人的天真相信的程度毕竟有个界限，请不要逼人太甚吧！

关于政治犯

现在谈第三个要求，也就是要求释放政治犯，要求我们保证让那些以刑事罪被起诉的人有权辩护并在社会主义国际的监督下受审判。我们是非常野蛮的，但是被告有权利选择他们所欢迎的辩护人。我听到王德威尔得公民愿意到莫斯科的革命法庭上为他们辩护。我知道他有这种意愿是出于高尚的感情。他是凡尔赛一个协约国政府的成员，这个政府对我们发动了进攻，虽然我们已经同意到普林基帕去。他是这样一个政府的成员，这个政府在俄国已经筋疲力竭地躺在血泊之中的时候还对他讲：“决不甘休！”他感到他和社会革命党人同样有罪，他说：“如果要审判这些可怜的人，我

① 普林基帕（Prinkipo），马尔马拉海东部太子群岛中的一个小岛。有关情况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9卷第527页注19。——译者注

66
不能允许俄国政府行使审判我的权力——我的自我牺牲精神还没
有达到那种程度——但是我愿意为我的同伴辩护！这是一种高尚
的感情！就我们共产国际代表团而论，我们可以保证，我们非常乐
意接受允许你出席担任辩护律师的建议。我们将派出另一名律师
对付你，他将以共产国际名义审判你和社会革命党人，审判你们
过去的行为以及逼使人们犯下种种暴行的一切东西。 （马尔托
夫：这就叫法庭吗？）那么我问你：这种“社会主义国际的监督”又
是什么法庭呢？是什么东西呢？请问？（马尔托夫：研究文件！）

如果讲这就是第二国际的正式意图的话——我不认为你在代
表他们讲话——那么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允许你们随意
作速记记录，审查一切文件和信件。但是，这个社会主义国际的监
督又是什么东西呢？我还猜不透第二国际的内心秘密。难道他们
想在俄国建立一个第二国际或三个国际的最高法庭吗？俄国从什
么时候起变成了第二国际的保护国的呢？我只是在一次公务会
议上听见王德威尔得公民说过，社会革命党人虽然想参加第二
半国际，却把自己置于第二国际的保护之下。但是，我却从没有听
到俄国共产党或者俄国政府曾经讲求过这种保护，或者是第二国
际答应过给予这种保护。同志们！第二国际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作
某些解释。马尔托夫有一种理解，我从第二国际的另一些代表那
里又听到了不同的理解。我们等待着对圣经作出最权威的解释，
以便使我们能够对这个问题表示明确的态度。我重申：我们不接
受任何条件，但是我们愿意尽一切可能来促进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的召开。（喊声：二十一条呢？）先生，我们没有要求你接受二十
一条。（阿道夫·布劳恩：这是我讲的）原来是阿道夫·布劳恩，即
便你们接受了二十一条，你们也无法执行它呢。（笑声）
統一戰線

在这个时刻，我們无意于进一步展开争论和加剧目前的局势。我所关心的是，我們究竟能不能克服所有这一切困难和开成一次代表大会。鮑威尔同志今天建議，我們这个会议在結束以前，應該号召无产阶级共同举行反对热那亚会议的示威，因为它是一个旨在掠夺而不是谋求恢复経济的新尝试。我們完全赞同鮑威尔的这项建議。但是我們之間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問題是我们怎样来克服这种障碍呢？在这张会议桌上，我們发表宣言，互相指责过去和怀疑将来，所以无产阶级不会在这张桌子后面团结起来。无产阶级的斗争将会决定統一战线的問題，你們可以随意辱骂共产国际（喊声：这是你们自己的拿手好戏！），可是，你们打来一拳，我一定会还你們两脚，因此我奉劝你們最好不要在干这一套了。不管怎样說，有一样东西是永远存在的，这就是目前拥护共产国际的那部分无产阶级的战斗意志。在还要走多长一段道路的問題上，他們犯过无数次錯誤；但是，每当需要为本阶级的同志的利益而战斗的时候，他們总是会挺身而出的。所以，我們主张建立沒有任何条件的无产阶级統一战线。［热烈鼓掌］
第三天
星期三，1922年4月5日

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原定在下午3点举行，后来延至5点，接着又延至6点，
最后在深夜11点45分举行，由弗列德里希·阿德勒担任主席。

九人委员会的报告

弗列德里希·阿德勒

现在宣布开会，同志们！我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的三个代表团
以及由它们的代表组成的九人委员会，向你们报告他们的工作成
果。我们聚会在柏林的这几天来，进行的工作是特别艰巨的。我
们没有理由向你们隐瞒这样一点：我们不止一次地接近于完全以
失败告终的危险。我们没有理由向无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隐瞒这
样的事实：存在于三个执行委员会之间的困难和冲突是非常严重
的。但是，同志们，虽然我在后面还要详细地谈到这些困难，我们
在这里却可以肯定，我们最后毕竟达成了一项我们在会议开始的时
候所不敢希望有的协议。（喝采声）我们可以这么说，经过许多个甚至
不可能开会共同辩论的年头以后，我们终于成功地通过了三个执
行委员会的一项共同决议。（鼓掌）

取得了协议

三个执行委员会对于决议中的某几段话都有自己的特殊看
法，并且都希望加进几段话来说明问题，但它们把这些看法和希望搁到了一边。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将在附件中分别就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声明。这些附件将公开发表，以便使整个无产阶级有机会理解存在着的分歧。

但是，同志们，尽管有这些分歧，我们经过长时间的和困难的讨论之后，已经提出了一项表达三个执行委员会共同意志的决议。我们认为，不管我们的成就同我们原来的希望相比是多么微小，我们已经为重新建立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向伟大的目标接近了一步。我们在柏林开会的这几天，资产阶级报纸一直在幸灾乐祸地宣传；召开共同代表会议的计划即将破产了，这样的会议绝对不可能举行了等等。但我们今天可以讲，虽然我们之间有种种分歧，我们已经证明我们都希望把无产阶级的力量团结起来采取行动，使这种行动成为可能并为它创造必要的条件。[喝采声]

谈判的过程

同志们！当我把我们的讨论结果告诉你们的时候，我也要十分坦率地向你们说明这几天的讨论过程。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听到了直到昨晚为止的公开会议上的辩论，我现在要告诉大家今天做了一些什么事。你们知道，在两次长时间的会议中，各派是怎样明确地表达了分歧很大的观点。我们认为，不管其中出现了多么严重的分歧，这些辩论仍然是有益的，因为这样一来，这些东西都面对面地说出来了，而它们是非说出来不可的。

同志们！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问题：这些辩论是不是要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呢？各方都还有许多话要说，如果时间允许，将要包括到附件里面的许多话本来是要在会议上讲出来的。我们说，我们进行的预备性讨论已经足够多了；我们要设法探索我们可以在这其中找到某种共同立场的东西。今天清晨，第二国际开了会，经
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通过了一项决议。我要把讨论的真实情况告诉你们，因为非常有必要让所有的同志都了解这些情况。提出了两个建议，一个是第二国际的建议，另一个是我今天早上向三个国际的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它完全由我个人负责，因为我无法事先和我的工人联合会同事们联络。这样，第二国际就得以在他们今天上午举行的会议中考虑这个建议。今天下午，这项决议草案经过了多次更动和修改。但是——第二国际的同志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当他们今天上午通过他们的决议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了我向三个国际提出的建议。有鉴于此，他们通过了以下的决议，以便把整个事情说清楚。我现在就来宣读这项决议。

第二国际代表团的声明

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接受召开共同的代表会议的原则。一经找到共同行动的基础，就应举行这个代表会议。但是，执行委员会确信，只有第三国际放弃成立支部和分裂工会运动的策略，承认各民族自决的权利，尊重它的势力范围内思想不同的人的言论自由权利时，才能指望收到良好的效果。

因此，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坚持，对于它所提出的三个条件应作出确切的书面答复。执行委员会同意，这种答复可以提交三人委员会（每个执行委员会各三人）。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答复和保持联系，以消除举行共同代表会议道路上的障碍，并促成会议的召开。

我还要补充说，第二国际接受了我所提出的决议草案中包含的建议，即负责筹备工作的三人委员会应该继续活动，并被赋予设法消除现有分歧的任

第二国际通过的这项决议是由王德威尔得同志在上午会议开始的时候提出给三人委员会的。接着进行了讨论。经过短时间的
体会以后，第三国际的代表宣布，鉴于第二国际采取的立场，他们认为谈判已经破裂，并表示要通过一项决议，向无产阶级公开说明谈判破裂的原因。

我不想细谈随后进行的一系列协商。我们没有看到第三国际的这篇宣言，因为后来找到了新的途径，导致各方在我提交给三个执行委员会的那篇宣言的基础上重新谈判。这些谈判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你们都看到了这一点——它们终于取得成功，三个执行委员会同意发表一篇联合宣言。我等一会就将宣读这篇宣言。

三 个 问 题

我必须提醒大家注意，王德威尔德在会議开幕那天第一个发言的时候向第三国际提出的，拉狄克在昨天的辩论中作答复的时候也讨论到的三个问题，在第二国际的教训里又一次被提了出来。这三个问题在九人委员会的谈判中也占有一定地位。拉狄克同志曾经代表他的朋友們表示，如果这些问题以一定的形式向他提出来，他愿意随时，甚至在今天对它们作出书面答复。可是大家同意，它們还涉及其他问题，应该按照第二国际的教训提交给九人委员会在以后研究。在这一点上，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拉狄克：这并不完全正确；我願意指出一个說錯的地方！）你也许可以现在就作解释，拉狄克同志，我們愿意等几分钟。（拉狄克：我要指出的是，并没有对这些问题作答复，因为王德威尔得拒绝以一定的形式提出这些问题来，而共同的代表会议对于没有用这种形式提出来的问题是不予討論的。）

同志們！我是希望尽量客观地做總結，說明实际发生了这些辯論。正如我所說的，拉狄克宣布他愿意作答复，而王德威尔得說，我們現在时间有限，这些问题用不着現在解决，提出它们和答复它们都是将来的事。我还可以说，王德威尔得鉴于討論的情况，
认为这些问题将会很容易地得到解决，而不会像乍一看上去那样困难。我这样说是不是正确？（拉狄克：完全正确！）

现在我来宣读这篇联合宣言：

协 议 全 文

“代表会议同意，不管建立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组织是如何需要，但在目前只谈得到由派有代表参加本次会议的各派别举行联席会议，便为执行一定的具体任务而共同行动。因此，代表会议建议三个执行委员会同意建立一个由九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并推举即将举行的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会议，并推举吸收未加入任何一个国际的政党参加的扩大会议。每个执行委员会有权自行决定其三个代表的人选。该筹备委员会不得按多数票作出决议，而只能表达三个执行委员会之间可能存在的共同观点。

“代表会议认为，该筹备委员会应当争取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及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进行非正式的会谈，以研究在各国及国际范围内达成协议与恢复工会统一战线的问题。

“代表会议注意到共产国际代表的下列声明：允许即将受审的四十七名社会革命党人选择他们所要聘请的任何辩护人。正如《苏》报在本次会议举行以前所宣布的，在这次审判中将不对任何被告判处死刑，由于审判将公开进行，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都可以出庭旁听，并可以作出记录以便向它们所属的各政党报告。

“代表会议指出，每个执行委员会都表示愿意搜集和研究有关方面提供的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材料。代表会议建议筹备委员会把研究的结果汇总成一份材料，并在三个执行委员会下一次的代表会议上报告。

“代表会议注意到，第二国际的代表宣布他们不认为有可能在四月间，即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召开共同的代表会议。但是三个执
行委员会代表会议在原则上赞成于最近期间召开共同的代表会议。三个执行委员会负责把柏林会议关于召开共同代表会议这一思想的发展过程告知它们的所属各政党，并各自分别授权参加筹备委员会的代表就召开共同代表大会的问题进行有利的磋商。

由于上述情况而不可能在本月内召开共同的代表大会，代表委员会认为，鉴于国际帝国主义资本的进攻，自觉的国际无产阶级必须直接进行群众性的行动，以表达共同的意志。因此，代表委员会号召全世界所有劳动者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即4月20日尽可能联合举行群众性的示威。凡因技术上或组织上的原因而不能在这一天举行示威的地方，改在五一示威。口号是：“

“实行八小时工作日；

“为反对因资本主义列强赔款政策而严重加剧的失业而斗争；

“无产阶级采取反对资本主义进攻的联合行动；

“拥护俄国革命，支持饥饿的俄国，争取各国恢复与苏维埃俄国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

“在各国及国际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

立即行动

同志们，这就是三个执行委员会发现的共同立场。你们看，朝着积极的方面取得谅解比这次会议刚开始的时候所设想的要容易得多。我们开这次会是为了讨论共同的代表会议所需要的技术条件，以便我们在举行下一次共同的代表会议的时候，能够在更广泛的规模上继续进行辩论。我们已经为它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基础。我们全都同意这一点。虽然我们知道共同的代表会议不得不延期召开，我们仍然希望，在这样迈出第一步以后，也有可能迈出第二步、第三步。作为一种标志，说明我们不仅通过了一项诚实的决议，而且真正向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本着这种精神特别同意立即采取行动，作为有觉悟的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对目前正在热那亚体现出来的资本帝国主义的联
盟共同表示抗议。我们已经从三个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发出一份联合呼吁书，号召共同采取行动和联合举行示威。这是共同行动的一个微小开端，但它毕竟是一个开端。同志们！在我们向前迈出了这一步以后，我们可以对你们说，我们知道前面还存在着重重困难，我们并不低估这些困难的程度，并且在知道有这些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精神奋发地和愉快地继续自己的工作，以便达到我们大家全都在争取实现的共同目标——在反对世界资本的斗争中把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团结起来。

同志们！如果你们全都同意，没有反对意见，我宣布三个国际的这份共同文件现在被通过。（鼓掌）

然后由维尔斯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策烈铁里代表格鲁吉亚社会党、格里姆代表国际工人联合会提出声明，这些声明的全文见附件。

同志们，我们现在要结束讨论了。我认为，不管工作多么困难，不管需要我们大家作多少自我节制，我们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都意识到我们是在为无产阶级的事业服务。如果能看清我们看到了我们面前的希望，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团结起来的话，我们也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知道，同志们，由于它们本身就具有推动力，无产阶级的大搏斗是比较容易进行的，而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必须做的这类令人厌烦的日常工作却不容易进行。我们将把我们的工作进行到底。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没有谋求国际团结的愿望，并且使各国资产阶级感到万分高兴的是，无产阶级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但是，在经过这样一段时期以后，我认为我们今天终于又能够一道高呼一句共同的口号了：斗争的和胜利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万岁！（经久不息的热烈欢呼。所有在场的人都唱起国际歌。）

（会议于深夜12点结束）
附件一

第三国际的声明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在感到极度不安以后，决定同意维也纳联合会提出的联合声明。引起本代表团不安的主要原因是，第二国际断然拒绝接受以“废除凡尔赛和约”作为工人示威运动的口号。这意味着一个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在这方面竟远远落后于西欧有头脑的自由主义分子。这不禁使人怀疑，第二国际是否真正想要消除在热那亚出现一种新凡尔赛和约的危险，是否准备采取一切手段为对付资本家的进攻而斗争。

由于第二国际的反对，在热那亚会议开会期间举行国际工人会议的提案遭到了否决。尽管如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仍然同意联合决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一心要推动而不是阻碍哪怕是再小的走向统一战线的进展。因此，尽管怀着极度的不安，仍然投票赞成决议。基于这些原因，代表团没有要求这次预备会议调查罗莎·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约吉里斯和莱塞尔的被害以及在德国内战中发生的一切事件。基于这些原因，代表团没有要求查明社会民主党对迫害拉脱维亚、波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共产党人所应负的责任，但是要保留要求九人委员会指定一个调查委员会来查明这些以及其他类似问题的权利。基于这些原因，代表团没有在这次预备会议上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释放在德国的无产阶级
战士。基于这些原因，代表团也沒有在这次预备会议中要求調查
工党对爱尔兰和殖民地所持的态度，但是保留以后提出所有这些问题的权利。因为，本代表团深信，如不放弃造成了所有这些问题的联合資产阶级的政策，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統一战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决定同意联合声明及其所体现的
統一战線的微弱开端，它坚信，事态演变的压力必将迫使无产阶级
群众起来战斗，必将使他們明白，必須强迫自己的改良主义的领袖
們改变政策——如果这些領袖們不願意为无产阶级所拋弃的話。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

卡尔·拉狄克、克拉拉·蔡特金、弗罗薩尔
附件二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声明
（维尔斯提出）

我代表第二国际德国支部发表下列声明：

莫斯科执委会的代表卡尔·拉狄克在星期天答复王德威尔得的发言的时候，由于理屈辞穷，打算用旨在混淆问题的狡辩，把非常严重的和极其紧迫的关于社会革命党政治犯的命运问题搪塞过去。其中的一点是，他在辩论中提出了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杀害的事件。这是一群残暴的士兵擅自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德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对此感到遗憾。把在内战和卷战的大混乱时期犯下的一项怯懦的罪行，拿来同布尔什维克政府即将在特别法庭上审判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这件事相比，并不能够使第三国际的代表心安理得。而且，如果说有一个人最没有权利提到1919年1月在柏林发生的这一悲剧的话，这个人就是卡尔·拉狄克。正是他违背了人民委员会联合委员会（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愿望，到德国去施展前一年在俄国取得成功的故技，也就是由一个大胆的但是人数很少的无产阶级少数集团发动起事，企图从大多数人德国人民手上把他们刚刚赢得的自由夺过去，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是一小撮共产党领导人的专制——强加在他们身上。

这种体现了对内对外都实行蛮干政策的疯狂行动，是在卡
尔·拉狄克的精神领导下进行的，并且正如事实已证明的那样。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对这种做法并不赞成。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这一企图；最初，在受到意外袭击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依靠我们那些手无寸铁的群众，也就是柏林社会民主党工人在首都府前编列队组成的人墙来保护。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有许多工人在共产党武装小队的子弹和炸弹面前倒了下去。可是我们却未能听到人们提起这些内战的牺牲者，无产阶级的这些殉道者，好像他们的生命没有攻击我们的那些人的生命值钱似的。

不论怎样抹杀历史，不论怎样装得满不在乎和破口大骂，都否定不了真正的事实：我们不要内战，它是由那些效法布尔什维克的斯巴达克团分子强加给我们的。

在这方面，考虑到拉狄克的含沙射影，我们要趁着本次会议的机会向聚集在这里的世界无产阶级的代表们说：是的，我们镇压了当时的起事，因为起事的目的是要扼杀共和国民主，阻碍德国制宪议会的选举和建立一党撮人的专政，而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决不是出于理想主义的动机。我们承担这个责任，并且在德国人民面前，国际工人阶级在历史面前自豪地承担这个责任！我们知道，如果国际无产阶级现在还没有从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的事例中吸取教训的话，他们最终一定会认识到，正是我们以我们的坚决抵抗，以我们甘犯众怒的勇敢，在德国民主共和国存在的初期挽救了它，使它没有为军国主义的反动势力所推翻，使它没有为一个德国的霍尔蒂所统治。

我们特别乐于忍受拉狄克的辱骂，因为我们深知，即便是那些今天在责备着我们的人，等到他们的最后一滴布尔什维克幻想全都破灭以后，也将会感激我们的。

同样的话也适用于他利用1921年中德三月暴动的牺牲者问题所做的文章。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只要说一个字，只要提出艾
伯林这样一个名字，就足以驳斥共产党人恬不知耻地提出的谴责了。正如著名的蔡特金文件所证明的，他那一伙人曾经对自己的阶级兄弟，乃至对本党同志的生命和幸福都表现得如此冷酷和无所顾惜，所以，同那一个集团合作过的人也就没有权利以指控者的面目出现。

用社会革命党人交换中德共产党人的建议等于是一种讹诈；但是，不论这项建议是多么不道德和多么令人厌恶，它却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因为这两批人都是你们手下的牺牲者，莫斯科国际手下的牺牲者。
附件三
策烈铁里代表格鲁吉亚
社会党发表的声明

由于辩论不再继续，对于已经达成的协议，我愿意提出下列声明作为一份附件：

在拉狄克的发言里，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公开承认，他们破坏了同格鲁吉亚签订的和约，用武力占领了这个国家。他们为这种占领提出的理由是：俄国必须取得接近汽油产区的机会。

一国取得另一国的经济资源和产品以满足本身需要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帝国主义的方法，也就是使用武力，另一种是民主的方法，也就是通过互利基础上的友好协议来达到目的。

我认为，根据他们自己的供认，布尔什维克选择了第一种也就是帝国主义的方法，为了达到他们的经济目的，他们侵犯了一个由社会主义者执政的国家。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强调指出，格鲁吉亚的社会党政府过去一向愿意，而且今后——如果恢复了它的地位的话——也始终愿意尽可能广泛地考虑俄国的经济需要，和俄国政府签订一切必要的条约来保障俄国的经济利益。

苏俄政府过去知道，现在仍然知道这一事实，不顾与俄国缔结的和约而对格鲁吉亚实行军事占领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伊・策烈铁里
1922年4月5日于柏林
附件四

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声明

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希望在三个执行委员会的联合宣言中插入以下一段话：

“会议宣布，各无产阶级政党有责任努力争取使本国的一切政治犯，特别是在公开的内战时期被审查的政治犯立即获释。”

共产国际的代表表示不同意这段话。为了使筹备共同的代表会议的工作不致由于意见分歧而遭到破坏，国际工人联合会被迫从联合宣言中删去了这段话，同时不得不在此指出，共产国际认为在俄国继续监禁一些社会主义者是如此重要，以致愿意放弃为了使正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监狱中受苦的无产阶级政治犯获得释放而进行的斗争。

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完全同意国际工人联合会的这一声明。

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代表

罗伯特·格里姆

让·龙格